



遂初堂文集卷之十一

書纂修五朝史傳後

韓林兒郭子興

帝王之興必有驅除豈不信哉林兒一牧豎爲羣盜所
推假故宋名號雲擾北方與元人相搢拒太祖乃得從
容締造剷漢平吳以成帝業資其力亦良多已太祖初
奉亳都受其官爵史臣雖諱之然其事雜見諸傳記不
能沒也子興行事無足道顧能脫真龍於魚服之中資
之雷雨其智識有過人者廟食世世弗絕宜哉

陳友諒張士誠

遂初堂集

卷之十一

友諒擁勁兵居江楚上流士誠據三吳財賦之地區區
建康介其間力僅而能禦然而卒皆殲於明者無他友
諒猜忍而士誠驕惰無立國之規故也明興所與喋血
鬪者惟漢及吳餘皆折箠答之耳嗟乎使兩人者不自
僭竊得真主爲之驅馳其功伐可勝道哉

明玉珍方國珍何真

元失其政間巷小夫非有過人之才皆得乘時草竊各
據一方及乎真人在位王師一臨風驅席捲乞降恐後
日月出而燭火息豈不然哉玉珍治蜀制度文儀彬彬
有可觀者亦一時之雋也何真越在嶺海歸命中朝庶



幾明哲之士國珍叛服不常首鼠前却得遣刑僇幸矣

擴廓帖木兒

蔡子英 伯顏子中

陳友定

伯顏子中

擴廓於元外破劇賊內討叛臣功亦多矣及受命南伐顧乃構釁西疆拏兵不解至於坐失中原亡人家國是有罪焉元亡之後收拾餘燼百挫而氣不衰勢窮力敝間關萬里以歸故主其於始終之茲殆庶幾乎友定爲元守土有死無二有烈士之風焉子英子中區區辟命之士慷慨殉義蹈死如歸惟忠臣能知節士故附著之

徐達

子輝祖 增壽

常遇春

子茂 昇

太祖取天下獨定金陵戰鄱陽身履行陣自餘征伐大

遂初堂集

卷之十一

二

抵皆徐常力也中山功蓋天下守之以謙求諸勲臣殆難其匹開平初頗好殺旣奉太祖教誠持軍凜凜不妄戮一人諸功臣以百數才略意度無如兩將軍者太祖遇之亦殊絕嗚呼茲其所以能將將歟

李文忠

子景隆

鄧愈湯和

岐陽以肺腑之親早踐元戎剖符胙土所謂攀鱗附翼者非耶乃其援諸全壽應昌自中山開平而外功未有高焉者也寧河持軍嚴整以守爲戰非惟名將實亦牧民之良東甌達變識時處不忌之地而身名以全智矣哉

沐英

太祖封諸勲臣衆矣或及身嬰禍或一再傳而絕其剖符受土延十餘世者惟中山黔寧爲然黔寧名雖藩臣實則君長一方視中山尤盛跡其威制百蠻屏藩王室功亦懋矣迨於末造猶能闔門抗節矢死不渝聲被遐方名垂史冊嗚呼斯無愧世臣者歟

馮勝

兄國用

傅友德廖永忠

三將軍竝有方面勲才略亞於六王勝時以小失被呵譴友德始終無過經胡藍黨禍之酷嶮然無染可謂至難乃卒不保其終烏盡弓藏帝於是爲少恩矣廖永忠遂初堂集

卷之十一

三

沈林兒以逢上意卒用致辟巧詐不如拙誠與樂羊吳起之事何其相類也

藍玉

曹震張翼張溫陳桓朱壽曹興

太祖起田間資羣力以有天位天下既定功臣徹侯連脛受戮嗚呼烈矣哉顧當時將帥皆草澤之雄習於桀悍能以禮自完者尠矣藍玉之事不無悲焉傳曰高而不危滿而不溢况乎涉背逆之迹者哉然被誅者至萬五千人謂無寬濫難矣

吳良

弟慎

耿炳文郭英

五世孫

康茂才

子鐸

語云善攻不如善守士誠兵至剽銳良炳文守孤城扼

其喉使不得進太祖以全力角漢而吳人不得以一矢遺江東者二人之力也開國勲臣傳世久長者惟武定一侯與中山黔寧鼎峙斯亦忠謹之效非直內連戚畹而已也茂才出奇誘敵坐殲強寇所謂伐謀者非歟

華雲龍華高韓政曹良臣仇成張龍吳復周武

胡濬張赫張銓

龍翔於淵雲霧從之升降真人起田間農夫牧豎皆得依日月之末光策勲開國非遇其時而能然哉淮安廣德諸列侯非有赫赫大功咸剖符錫券傳及苗裔當日酬庸之典良不薄矣不再傳輒失爵豈其後嗣之皆不遂初堂集卷之十一四

賢歟抑文網之稍密歟方黨禍之列此十二人者幸得令終故類次於篇

顧時陳德郭子興王志楊璟朱亮祖梅思祖薛顯金朝興

濟寧以下皆勲封高第其功爲大將所掩不甚著要皆佐命之英也身沒之後顧乃列名黨籍何歟胡黨之發因李善長去惟庸死已十年爰書證據多出於隸人女子之口其皆可信歟况其身已死無左驗者歟太祖詔書具在爲類次其行事俾後之人有考焉

唐勝宗陸仲亨鄭遇春費聚趙庸黃彬陸聚葉

昇胡美周德興王弼謝成李新

太祖親角天下於羣雄之手諸健將屈力而臣之富貴已極乃萌逆節疑非人情顧其罪狀旣明則亦莫得而湔雪也豫章江夏爲子受戮史隱其辭定遠以下皆不良死嗚呼此殆天之所以啓太宗歟

胡大海

養子

耿再成張德勝

江興

趙德勝

附豫章康

山兩廟忠臣

俞通海

父廷玉弟

桑世傑

敬子

廖永安丁

德興茅成張興祖

子

濮英

子

胡耿諸將竝太祖起兵時股肱爪牙奄罹鋒鏑不及覩大業之成傷已侑食大烝崇祠肖貌褒顯亦至矣遇真遂初堂集卷之十一
五
主而爲之死猶不死也其他武臣死事可考於史者具錄而存之無使其無傳焉

李善長江廣洋楊憲

李善長際會興王無履軍陷陣之功徒以近密親信迹其所以自見者非有奇謀深計也以武寧之勲勞文成之佐命猶不得總國枋而握權衡善長力小任重懼不克終焉太祖晚年動多猜忌卽身退闔門難乎免矣况夫有自致之釁耶若其蒙被反名則据手詔備錄俾後之人得有所考焉汪廣洋楊憲斗筲之器宐致敗覆禍及其身非不幸也

劉基子璟

世或稱劉基類張子房非也子房三世相韓而不忘韓基三仕元獻策不用罷而歸太祖其所遇何殊耶子房從入關導引不食穀明於進退存亡之理矣基不能遠怨毒謂有周身之智則然歟然其籌策縱橫而軌於正古所稱豪傑之士也過陳平遠矣

宋濂葉琛章溢子存道

太祖定金陵禮聘劉基宋濂葉琛章溢亦曰我爲天下屈四先生濂以學術文章而不究其用琛之節所謂皎皎者也基決策帷中佐興大業溢所就雖不侔於基而遂初堂集卷之十一
六
功績著焉儒者有益於人國如此哉太祖之禮賢可謂得致治之本矣

陶安詹同朱升樂韶鳳劉三吾

太祖起細微無學術旣登大位通貫書史明於古今此非獨天資聰睿亦親禮儒臣之效爲多焉陶安諸人當元之季抱遺經潛草澤無所知名一旦際會昌朝發抒夙學參贊制作黼黻太平俾有明禮樂文章麟麟炳炳方駕漢唐世謂儒者迂疎寡效然乎哉

宋訥吳伯宗吳沉劉仲質朱善鮑恂張長年

太祖倣宋制置殿閣大學士蓋猶翰林學士之任侍帷

幄備顧問而已未嘗寄以軍國之重以故擢諸明經修行長者爲之吳伯宗剛直不附屢獲譴責爲其難矣鮑恂張長年以遲暮見徵高尚其志可謂履道幽貞之士也是以君子有取焉

羅復仁

自果桃李茹之饋集以成賊而攫珠玉者不問於是乎士無廉行久矣羅復仁郤絕域之驢躬巧者之器然卒爲人主所知優致醴賞旣久不衰其孰謂苦節不可貞與夫太祖之表復仁蓋亦以示勸也

安然

遂初堂集 卷之十一

七

太祖罷中書省設四輔官或聘耆儒自布衣徑爲之蓋有意於復古矣夫無其人則缺其官古之制也安然以勝國之降臣覲焉尸居此位史稱其歷中外達庶務所謂調四時而理萬化者然豈其人乎烏在其能復古也

滕毅陳修

李仁

吳琳

王克己趙好德

楊思義滕德懋楊訓

文費震

周肅張琬

周禎

世家寶周湏劉惟謙

錢唐端復初李質

黎單安仁

楊冀安

朱守仁薛祥

明初設中書省大政出焉六部雖有尚書侍郎秩卑權輕驟用驟免十餘年間多至百十人率碌碌無所表見其政績可攷者數人而已夫以高帝之威嚴楊憲胡惟

庸之專恣諸人奉職循謹斯已為賢安能有所建監哉

劉崧翟善

李信余

范敏

茹太

唐鐸沈潛

温祥開

濟秦遠

趙翥趙俊馮天孫

楊靖馮堅凌漢

藍子鄧

文鏗解敏

韓宜可

周觀政

自中書省廢而六部之權重居其官者有宰執之任焉

太祖懲胡楊之弊總攬權綱事皆獨斷六卿惴惴奉行

而已無所建白然當創制之初一切章程品式規畫精

詳令後人可遵守則諸臣之材有過人者帝用法嚴廷

臣易以得罪保令終者益無幾人功名之際難乎哉

崔亮錢用任陶凱牛諒曾魯

秦約張衡

張籌

遂初堂集

卷之十一

八

炎李叔正任昂李原名任亨泰

門克

儒者讀書攷古嘗有意制作之盛矣不遇其時類多寓

諸空言若崔亮陶凱輩遭時開創身掌邦禮撫古證今

損益措置以成一王之典豈非千載一時哉詳觀諸人

之議禮博辨醇深原本經術視叔孫通之雜用秦儀鄭

康成之旁引纖緯不啻過之為畧掇其語著於篇

陳遇秦從龍葉兌

范常潘廷堅

子

宋思顏郭景

祥

李夢庚孔克

楊元景

阮弘

王濂毛騏

子

自古草創大業莫急禮賢得士陳遇謀畫無可考觀太祖禮數殊絕而遇始終不受官則其意度過人遠矣葉

兌規天下事如指掌顧不肯一爲世用所謂振奇之士
非耶自餘諸人或委身淮右或受任江左皆勤勞於開
國之初比帝卽位起兵時故吏多剖符裂土而諸人僅
有存者仕皆不甚達此豈其命歟抑才之不逮也悲夫
楊維禎危素張以寧程徐秦裕伯袁凱答祿與

權

傳稱興王所用多亡國之臣當明之初俊乂盈朝而太
祖畱意元故臣詳延博訪凡宿名之士必羅而致之乃
已葢汲汲乎欲用之矣然其至者亦無大建明或得罪
以去豈其名不副實耶抑帝初慕之而後輕之也觀於

遂初堂集

卷之十一

九

危素和州之行則維禎之拂衣闕下有旨哉有旨哉

許存仁魏觀桂彥良李希賢張美和註汪叡趙

倣王嘉會

錢宰陳經陳南賓蕭執陳觀蕭岐

師儒之官異於他職惟老誠端謹之士爲宜若存仁輩
皆一時之選也彼居其官則思實舉其職橫經發策抗
顏而爲師觀李希賢不難以攢楚加諸王則師嚴道尊
之意可風也迨其後講肄爲虛名不擇人而任之欲求
啓迪之益難已

李仕魯

陳汝輝

曾秉直葉伯巨鄭士利周敬心

進諫之難淺言之不足以悟主深言之疑於謗訕導之

使言尤不敢言况戮辱之乎李仕魯陳汶輝詆釋氏葉居升論藩封皆濫中忌諱故得禍最酷鄭士利指事明辨僅不及誅曾秉正直言災異初見優容終亦及禍周敬心言用刑太濫幸免其身嘻甚矣從來創業之主類多寬弘盡下從諫如流至有以不殺諫官勒諸誓碑者帝非惟不能褒獎又從而摧殘之迨其後嗣廷辱言官恬不爲怪寧非開國者有以啓之歟

胡深孫炎王愷王緯吳雲熊鼎王綱

王名善陳敬

天之生材不偶或階之亨途以成功名或措之危難以彰節義其用一也開國之初英俊如林胡深孫炎輩雖遂初堂集卷之十一十才氣過人令其趨事赴功亦頡頏諸將相已耳遭罹禍變慷慨捐軀獨以節義垂名千載是固天所資以立臣道之坊者也諸臣雖一時蒙難而英風勁氣久而彌光遠而彌烈錫圭擔爵之榮殆未可同年語矣

葉旺

馬雲

蔡遷繆大亨何文輝徐司馬王銘郭雲

武德甯正袁義金興旺

費子賢

花茂子周顯丁玉

王溥

明興置五軍都督府其左右都督秩在尚書都御史之上蓋武臣之極地去封侯一階耳其指揮使世襲者傳爵不異徹侯或長久過之當時從龍將士積功累伐以

除此官者不可勝數也以其身為偏裨勲績無由特見
今採其行事粗可考者得葉旺以下若干人著於篇若
夫終明之世官督府者無慮數百人而其可傳述者不
少槩見則又何也

胡子祺

王佑

陶宦仲

彭通

仕獮

王溥

贊

黃哲王宗

顯宗

王觀

王興讓

庭蘭

方徵

呂文燧

芮麟

楊卓

羅性

詹俊

盧熊

王士弘

道同

歐陽銘

徐均

倪孟賢

等青文勝

太祖起自田間深疾貪縱吏為民害者迫於御宇尤欲
澄清吏治郡縣拜除誠諭諄切耻私發露輒處以極刑

遂初堂集

卷之十一

十一

有司惴惴不保首領用法亦稍峻矣然而小民樂業公
私康阜於時監司守令類能砥行立名卓然有可稱述
若胡子祺以下諸人其選也夫馭吏嚴本以便民而使
人羣相勉為良吏則吏亦甚便子產火烈之言有味哉

齊泰黃子澄

建文帝寬仁好儒孜孜求治羣下謀議兼收竝採使得
賢臣為之佐抑亦守成之令主也齊泰黃子澄首以削
奪諸王為事至使宗屬離心強藩藉口及其稱兵向闕
既無豫備之規又乏制勝之術君亡統絕為世悲憐誤
人國家咎安屬也

方孝孺

死生之際難矣忠臣義士往往視死如歸非樂死也其所爭者大也殷周之際天下莫不曰以仁伐暴伯夷叔齊獨曰此以臣弑君也扣馬而諫甘罹左右之兵卒不食其粟以死曹操收漢已失之天下還獻帝而相之豪傑歸心焉諸葛孔明獨曰此漢賊也寧事窮亡奔北之昭烈盡力伐操至嘔血以死而不恤革除之事人或爲文皇寬曰是太祖子也迫而後起也方希直獨而詰之使辭窮理屈大書燕賊篡位至磔身湛族而不悔蓋亂臣賊子不旋踵破滅者人人能名其爲逆唯夫運窮數

遂初堂集

卷二十一

三

極有大力者寡然取入國而傳之子孫而天人之心或幾乎變逆順之理或幾乎易獨賴一二忠烈之士大聲疾呼以死爭之而綱常名義尚畱一綫於天壤彼豈欲成一身之名而已哉爲天下萬世計遠矣故曰所爭者大也武王雖聖弑君之慚終不可掩曹操之姦今婦人豎子皆能唾罵之而壬午六月之事吾知後有良史必以篡書也事固有紕於一時而伸於萬世者以萬世視二三十年直旦暮耳區區成敗利害烏足較哉烏足較哉

鐵鉉盛庸平安梅殷張昺謝貴

彭二盧振

葛誠

余逢辰杜

奇宋忠彭聚余瑱馬宣曾卜萬朱瞿能莊得楚

皂旗張張倫

太祖末年元功宿將誅戮殆盡燕王無所顧忌遂以起
兵炳文景隆以數十萬之師敗亡相踵燕人長驅勢如
破竹鐵鉉盛庸當創殘奔潰之餘憑孤城集義旅血戰
死守拒其咽喉而平安以偏師跳盪屢困燕王幾於鋒
刃相接燕師所以乍前乍却迴翔燕齊之境江東猶得
為共主者四年此二三臣之力也世言建文帝一意右
文以故武臣迎降文臣死節由今觀之良然然其效死
封疆及殞身行陣亦頗有可錄者天之所興誰能廢之
遂初堂集 卷之十一 三

於人乎何尤

練子寧黃觀黃卓敬陳迥陳性善彭與明暴昭

侯郭任盧陳植景清茅大芳周胡閏高廖昇鄒

朴

古者褒厲亡國抗節死義之臣所以教忠勸後也成祖
憑其威強襲取大位戕殺忠臣備極慘酷辱及妻孥蔓
延宗黨或身已死又加追戮快一朝之忿亡萬世之規
立國如此歷年如彼豈非幸耶練子寧輩非主謀首事
者苟少自委蛇卽全身保族而甘蹈鼎鑊計不旋踵抑
何取義成仁若斯之勇決也夫國祚有時而窮而忠臣

義士名與天壤相敞文皇本殺諸人以鉗天下之口而後世之褒美諸臣者未嘗不詆斥文皇欲益彌彰其亦弗思耳矣

王叔英王良高遜志周是修石撰黃鉞陳繼之

恭葉福張德明戴德燮程本立曾鳳韶王度王彬崇剛魏

冕謝昇甘霖丁志方葉希賢牛景黃彥清宋徽

連楹林共董鏞信樊士王良姚善陳彥回葉惠仲黃希范蔡運顧

伯璋向朴張彥方王省陳思賢

明興禮賢勸士學者服儒衣稱先王人自振勵皆知忠孝節義之為美矣迨於嗣王流風世篤帝雖在位日淺

遂初堂集 卷之十一 齒

而寬仁有餘嚮用儒生使人得以自盡是以革命之日人多樂為之死其文學臺諫之臣可考者自王叔英以下若而人咸能從容慷慨捐生殉國自古易代之際忠臣義士未有其多若此者斯豈非崇儒興學之明效乎然志節如諸臣令其不蒙國難所建樹殆未可量而區區以一死成名培養之難而摧殘之酷傷哉

徐宗實韓郁高巍高賢寧程濟周拱元王璉孫鎮

劉亨周縉龔詡儲福雪菴和尚河西傭補鍋匠

馮翁東湖樵夫樂清樵夫玉華山

昔武王伐紂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伯夷叔齊逃之首陽

之下孔子稱之士君子不幸而遭改命易祚之時苟無社稷軍師之寄隱遁以去此亦孔子所謂賢也徐宗實韓郁高巍高賢寧諸人當故君時能有所建白遜國之後或乞骸骨以歸或義不食其祿程濟王璉孫鎮孫亨等或放還或謫戍至於龔詡儲福以門卒戍軍有忠義之節下至沙門傭保之流毀形易姓潔身高蹈者不可勝數此其人亦皆天理民彝動於中而不能自己者也而家庭骨肉之際推刃相戕亦獨何哉亦獨何哉

張統王鈍嚴震直郁新董倫王景張智張顯宗

薛嵩尹昌隆

遂初堂集

卷之十一

五

世傳建文諸臣事往往失真如所云燕師入京張統卽自經死嚴震直奉使至雲南遇建文君悲愴吞金而死考諸國史殊非事實要之建文時大臣皆太祖任用積年遜簡而遺之者其才能政績多可稱道使在平世不失爲賢公卿不幸遭罹國變隕宗湛族之下不死則降雖其屈節與輸誠歸欵者有間矣統之一死尤爲可悲昌隆得禍之酷不減方練不死國難而死權臣有餘恨矣

張玉

子朝軌弟信

朱能丘福張武陳珪李濬徐祥譚

淵忠

孟善孫巖張興陳志唐雲陳賢王友王聰

太祖封燕王於北平委之精兵良馬府中將吏莫非天下豪雋蓋將使之控北邊威絕漠也寧知一旦反戈南向而中朝莫有嬰其鋒者乎張玉朱能以下諸徹侯皆故燕山護衛與成祖爲股肱爪牙者得士如此羽翼已成而二三儒臣顧欲折箠笞之何可得也燕師出王輒在行間以故諸將功不甚著今以國史所錄叅之券辭頗有可紀者夫以張玉爲謀主而膏鋒刃丘福爲元功而終隕沙塲毋爲戎首不其然歟

張信房勝陳亨

懋子

徐理房寬劉才徐忠趙彝李

遂初堂集

卷之十一

六

遠王忠郭亮陳旭吳成吳允誠李賢

靖難功臣封者降將居其半彼皆建文帝守土之臣燕師至輒以城降又爲之盡力致死視南軍如仇敵亦獨何心世言建文帝不屑意武臣以致莫肯報效而燕王雄武人多樂爲之用其或然歟若張信者首洩密謀以成國讐功首罪魁斯之謂矣開國功臣延世者一公兩侯其後紹封四侯一伯八人而已而靖難諸侯伯與國存亡者十有八家又益之以定國公平江伯嗚呼豈非天哉

顧成宋晟劉榮鄭亨薛祿何福朱榮

郭義金玉薛彬薛貴

邊臣貴久任自古而然觀顧成宋晟輩畱鎮邊塞多者
二十餘年少者十餘年彼視治其鎮如治其家綢繆規
畫無所不盡而人主畱意邊事雖在萬里之外書疏往
返一如處分家事欲邊境無治不可得也諸臣雖多以
靖難功顯卒能爲國藩屏內修農戰外禦寇敵致令緣
邊之民飲食作息宴然無烽燧之警與開國功臣比隆
斯無愧矣

張輔李彬王通

文真柳升梁銘子

南交在荒服之外不隸中國者三百餘年文皇帝赫怒
興師一舉而滅之旣郡縣其地內屬者二紀忽焉淪棄
遂初堂集卷之十一

七

本其成敗之故則皆將帥爲之也張輔資兼文武有大
將材李彥雖健鬪綏懷之道未聞繼以王通之庸懦柳
升之矜愎喪師之地固其理矣論者謂如沐晟故事令
輔京鎮交州更得二三良牧伯如黃福者拊循其民雖
百黎利何能爲變嗟乎諒哉

姚廣孝金忠郭資李友直

李嘉

靖難諸武臣皆自起兵後宣力戎行至於首贊密謀先
機發縱姚廣孝一人而已自古羊勝公孫詭左吳伍被
之徒皆身爲顯戮而廣孝遭遇成祖裒然爲佐命元臣
可不謂幸焉其請毋殺方孝孺使成祖能用其言則遜

國諸忠臣禍不至若是酷然而如廣孝者固方鐵輩所
恥與竝生者也金忠用日者進郭資輸欵最先李友直
陰泄國事雖致身榮顯其始進何可道哉

解縉黃淮胡廣金幼孜胡儼

解縉英年奏書疏通剴切可方漢之賈誼同直內閣者
七人縉才最高片言安儲功在社稷橫懼讒酷竟天天
年命矣夫黃淮獻替有辭金幼孜篤誠一節胡儼長者
質直有餘文學侍從之臣在帝左右此其選也廣也容
容斯無足論矣

楊士奇楊榮楊溥

遂初堂集

卷之十一

六

明初罷丞相事歸六部初以詞臣直內閣備顧問而已
惟士奇榮以名世之才居密勿之地裁決大政沛乎有
餘溥復繼之同心協德重爲人主所倚毗由是閣臣事
寄出尚書上駸駸有宰輔之職以三臣者皆相才能重
其官故也仁宣朝及英宗初年海內宴然稱治平者此
三臣之功然其器量各有所極故明代政治規模亦遂
若是而止嗚呼觀三臣所由柄用及後衰耄至死三四
十年間國家盛衰之故可以見矣

蹇義夏原吉

昔管仲不死子糾之難而孔子稱其仁魏徵不死建成

而爲唐名臣稱首以其異時功烈甚鉅足自益也若蹇義夏原吉皆建文時大臣而委身新朝忠盡匪懈歷事嗣主德業彌隆竝卓然有立於天下進退之際斯可無譏焉耳矣以二臣之才之器非久於其位不能立功非將順委蛇亦不能久於其位遭時則然復何道哉

宋禮金純藺芳陳暄

都燕而仰食江淮之粟海運險遠陸運煩勞非久便之策自宋禮治北河導汶泗諸泉流載之高地以濟運陳暄治南河疏清江鑿呂梁以脫河淮之險由是江浙湖湘之舟安流達於京師歲漕百萬克物太倉至於今是遂初堂集

卷之十一

七

賴厥功偉矣漕渠之成創自會通而暄子孫多賢世濟其業與明相終始以故平江之功尤著云

黃福周忱

趙泰

黃尚書治交趾凡十九年周尚書治江南凡二十二年民服其教而懷其德有由然矣夫大吏得其人而民安之無取乎數更更之輒敗黃福不還交趾不棄非虛語也吳人之德周文襄數百年謳思弗絕當時廷臣猶從而齟齬之况其他乎福仁心爲質直道而行忱權畧有餘不詭於正均之經國之良材羊杜之匹亞矣

茹瑺王佐李至剛鄭賜呂震方賓吳中陳瑛劉觀

永樂中邵院大臣自蹇夏而外率碌碌無所建明始瑞
雖有長者聲望風輸欵選輒已甚至若陳瑛之慘刻呂
震之伎忍吳中劉觀之貪縱李至剛鄭賜方賓之卑瑣
斯所謂斗筭之徒無足算者而可以爲卿貳歟方黃鐵
練輩皆蓋臣端士太祖所培植以輔後嗣者文皇帝屠
戮頓盡至使立其朝者皆小人略無彌縫將順之益不
然以帝之英明得賢臣爲之翊佐雖與永平貞觀比隆
可也

師達古朴趙犴劉季篔蔣廷劉辰向寶王彰儀

智子陳壽俞士吉楊砥薛均湯宗

遂初堂集

卷之十一

十一

成祖天資雄武喜用材術之臣其旣也亦不免戮辱至
於老成篤實之士不甚見尊寵然卒能保其身名若師
達古朴諸人皆一時賢者班於卿貳亦不克顯有樹立
大抵循循奉職趨寡過而已夫當芟除忠烈之後士大
夫習爲醇謹以自完此亦世道之一變故夫士氣不可
以不養也

郭璉黃宗載鄭誠郭敦張本徐琦李柴車鄭辰

魏源賈諒丁塔凌晏如嚴本呂升

仁宣總攬萬機英宗之初政由內閣六官率屬以承事
又當隆平之朝謹守成憲以故六卿久於其位少所建

明然而操行純白流風篤厚文不足而質有餘有古良
臣風烈詩云温恭朝夕執事有恪夫惟先民可永思耳
王直民顧佐邵玘陳勉嚴升熊槩葉春魯穆段民錢習禮吳訥吾

紳章敬

太祖痛嫉賍私之吏用峻法繩之而成祖時太臣乃多
貪污不檢宣宗患其然擢用一二清嚴剛鯁之士使操
黜陟之權剔垢磨瑕而後其風一變若顧熊魯段諸君
子豈非天挺正人澄清頽俗者哉錢吳文學有餘吾章
剔歷著績要皆清修直節不淄爲民坊表斯無愧
矣

遂初堂集卷之十一

三

李時勉陳敬宗魏驥

李時勉直諫忤時瀕於九死晚任成均耿介彌甚失意
奄人白頭荷校夫先王臨雍師而不臣爲道存也棄道
亡師其何能國土木之禍有由來矣陳敬宗言規行矩
執節不撓真能以道自重魏驥歷事五朝終始清白年
登期頤爲國上瑞皆所云鉅人長德間世篤生者也

王直

曾孫思龔遂榮胡澂

王直胡澂皆受知成祖馭歷累朝至景帝時爲篤老舊
臣也先行成力主迎復可謂能持國是矣易儲議起乃
無一言儼然受師保之位得無謂事勢已成非空言所

能動耶龔遂榮以一武夫抗言國體之死不悔再申讜
論忠勇彌彰其視中朝大臣曾寒蟬之不若誠烈士矣
哉

曾棨王英權謹沈度弟鄒濟陳仲完徐善述周

述弟孟陳濬王汝玉梁潛金問黎恬董子壯趙

通劉淳蕭用道楊徐旭宋陳繼

成祖擇文學行誼之士輔導太子太孫以及諸王竝極

一時之選仁宗宣宗雅好詞翰親禮儒臣以故英雋輩

出若曾棨王英聲氣赫然公輔器也權謹用孝行顯沈

度沈粲清恬有守鄒濟鄒緝雅正自將其餘徐善述周

遂初堂集 卷之十一 三

述之徒皆質有其文彬彬焉春華而秋實矣諸人竝以

宮僚致貴顯而王汝玉梁潛周冕橫權寃酷金問園土

十年命之不猶人曷故哉

耿通周新陳諤戈謙虞謙戴綸林長懋陳祚陳

循

直道之難行也遇英主且猶不免况其他乎成祖頗大

度而耿通深言骨肉之際周新忤權幸竝至殺身宣宗

外寬仁而內護前戴綸陳祚陳循振暴其短遂被僂辱

仁宗之於陳諤曲意優容戈謙虞謙旋貶而旋悔從善

如流幾於聖矣大抵人主之於諫臣加摧折焉則過彌

章而其人因以成名容而受之則適以成上之美君人者宜何取舍也

王驥蔣貴任禮趙安

明世文臣有武功致封爵者始王驥驥之雄畧實冠一時惟是麓川遠在滇南撫勦一邊吏責耳而驥阿中人之意以興大師耗費無既爲東南患苦者十數年雖剖符開國而功不償過君子有餘譏焉蔣貴任禮趙安竝夔喈健將皆從王驥立功以取封爵蓋自是武臣之權寢衰矣

韓觀山雲蕭授吳亮衛青王瑜巫凱冀傑

遂初堂集

卷之十一

三

蠻獠之性叛服不常利則攻剽困則走險其天性然也韓觀山雲蕭授吳亮以精強敏練之材久鎮南服芟鋤兇殘收寧邊境厥功偉矣然觀也絕世雲等功多不侯好生惡殺將無天道然乎衛青勇以定亂王瑜忠以發姦巫凱冀傑守邊鎮靜干城爪牙茲其選矣

夏時應履平萬觀何源李禎蕭省徐永達王琦

趙忠王善林碩鄭珞蔡楫王公亮彭勗尤安禮陳士

啓黃潤玉王哲謝孚嚴烜張翼唐舟陳憲吳昇周文王愷孫

鼎

明初設布按二司準古岳牧之任秩比中朝卿貳黜陟

得自專成祖多選臺諫之賢而久次者爲之仁宗至書
其姓名於門序朝夕省覽待之可謂重矣故一時監司
多自刻厲爲功名風裁凜凜有足稱述迨巡撫設而方
面之權輕保舉行而速化之門啓吏治駸駸淪其職矣

方素易劉叔恣

劉敏周原

芮麟

謝子襄

黃信申陳承年夏升石啓

宗張宗璉李驥

劉謙黃子威

孫陳本深

徐鑑

周

濟魚侃趙登

劉永衡岳王昇

范希正

張葉宗行

劉孟雍朱珺

許譽史成祖楊翰宋忠陳璉具秉彜

甯直曾泉

有明一代循吏莫盛于文昭章三朝之間其見於實錄
者歲不絕書而天下祠宮志乘亦班班多有其人不可

遂初堂集

卷之十一

雷

勝載其時朝廷清明考課平允親民之官率多久於其
任例九載考滿乃得遷部民乞畱輒增秩賜金復還視
事居官久者或至二十餘年其視民猶家人父子也欲
不爲良吏得乎語曰三十輻共一轂夫欲天下之治平
其必於守令加之意矣

鄧真洪堪

王鐸黃澤

黃澤

戴同古沈固曾鼎

孔友諒范濟

張真

唐順蔣文

雷張顯

尹崧

高澤

國之將昌言路先開明宣宗以前號稱極治考其時凡
軍官賤吏以至走卒編氓皆得上章言事一令不便一
夫不獲輒自言於天子天子虛心採納欲不治得乎自

太祖定章奏格式禁絕繁冗而言事者惟指陳時政不暇旁摭遠引故其文辭不能如古之闕麗然而切直有餘矣鄧真以下諸人事跡無可考就所建白亦足知其人之賢故彙次爲傳而同時言事者以類附見焉

汪河傳安趙秩陳誠

李暹李琦

孟景賢湯鼎

明初諛譯之國東南盡海外百蠻西北極葱嶺可謂盛矣其時將命使臣皆在廷之選類能不辱君命若汪河傳安風節不減蘇武而趙秩陳誠諸人才辯亦亞隨陸彼奉尺一之書伸威萬里不煩一兵而遐荒折服其功烈有足多者語稱得十良將不如得一賢使不其然哉

遂初堂集

卷之十一

七

何呂毅劉昱
侯深馮貴

陳洽李慶

史安李宗昉
陳鏞潘禮

高士文

卓政李
任等

曹籛

張益鄭堃
佐王

丁鉉

王叔和

鄧榮

梁成等

明宣英之際號稱治安而南有黎利北有也先中朝大臣遂多死事交趾之棄武臣喪師文臣殉難無可議者土木之變雖曰咎由宦監然曹籛鄭堃等備位公卿不能贊決機務一聽中人指揮可羞孰甚顛而不扶焉用彼相主辱臣死亦固其分要其人有足傳者故敘次其行事而諸死難者以類附見焉

書汪水雲集後

汪水雲詩元名人共相推許有詩史之目其詠宋幼主
降元後事皆得之目擊多史傳所未載而聲情悽惋悲
歌當泣故國故君之思斯須不忘可以愧食祿之臣矣
虞山錢氏跋其詩見初學集摘二絕句云第二筵開入九重
君王把酒勸三宮醅醑割罷行醅酪又進椒盤剝嫩葱
客中忽忽又重陽滿酌葡萄當菊觴謝后已叨新聖旨
謝家田土免輸糧又引挽謝后詩云事去千年速愁來
一死遲乃云合而觀之紫蓋人雜青衣行酒豈足痛哉
讀畢不覺流涕漬紙一似有深恥而不忍言者是大不

遂初堂集

卷之十一

三

然考之宋史理宗謝皇后寶慶三年冊立垂四十年而
度宗嗣位尊爲皇太后又十年而幼主立尊爲太皇太
后已老病不能聽政德祐二年宋亡北徙越七年而終
壽七十四則至燕時已六十七矣元世祖崩於至元三
十一年壽八十滅宋在十三年壽已六十二寧有劉攽
羊后之嫌所云謝家田土免輸糧者當是以謝后舉國
納降之故優恤其宗耳豈有他哉其歷叙宴會之豐自
皇帝初開第一筵至第十瓊筵敞禁廷凡十章據云君
王把酒后妃進卮三宮坐受極其隆禮且屢云宴罷歸
來未嘗暫畱元宮也始至而十開筵宴猶以客禮待之

既乃加封爵給第宅賚錦綺免后家之稅授降臣之官
見於諸詩歷歷有序不當節取二章深致感慨也元人
以宋爲大國不意其君臣不戰迎降喜慰過望故不戮
一人而遇母后幼君有加禮於此見世祖之寬厚水雲
又詠宋宮人分嫁北匠云君王不重色安肯畱金闈則
世祖爲人可知矣元史又稱弘吉刺皇后之賢見宋幼
主入朝而不樂視宋府庫物一無所取又爲宋全太后
不習水土代奏乞回江南帝不許退而厚待之則知禮
數優渥復有賢后之助焉大抵旣封幼主爲瀛國公則
必別置邸第母子宮眷當仍聚居其中觀水雲詩云昭
遂初堂集

卷之十一

七

儀別館香雲暖手把詩書授國公則王昭儀亦未嘗入
元宮也令其爲元妃嬪安得與水雲時相倡酬哉至謝
太后沒而後全后爲尼瀛國作講師悉見於集若不詳
考本末而獨摘新旨免糧二語殊足動後人深疑德祐
之事已是古今至辱余不忍三朝國母重遭污巖且使
水雲有遺累也故書此詳辨之

書西村集後

吾邑成弘以前少以文詞顯者惟史明古先生博雅通古今喜議論爲文雄辨有體裁駿駿追古作者詩亦俊朗可誦集刻於嘉靖初凡八卷其未刻者尚多余從其家鈔得之共十二卷多於刻集可四倍雖未必篇篇可傳然高出晚近人遠甚是宜全刻之以行世而其後人秘而不出者蓋有故焉自史辰伯輩僞造致身錄言其遠祖仲彬有從亡事而寡識者或信之然明古集中從無一字稍涉及此其作曾祖清遠府君即仲彬行狀始終言稅長事作者友桂府君行狀明言三世相繼爲稅長

遂初堂集

卷之十一

三

則仲彬固未嘗入仕而况從亡乎西村全集行則致身錄之僞不攻自破故以史氏子孫之多力足以刻此而不刻爲其害於從亡也以一時飾說而使其先人不朽之業銅廢不傳作僞之弊一至是哉余續修松陵文獻將於西村未刻集中多錄而廣布之庶令明古釋憾於泉下也

書金石文字記後

古金石刻不獨文詞之典雅字畫之工妙爲可愛玩而先賢事跡前代制度不詳於史者往往著見焉其有資於博聞多識不細矣而其爲物散在天地間日亡日少好古之士蒼萃成書者十數家收之博而辨之精無若歐趙二錄歐錄之目千趙錄二千皆據其實有者籍記之他書循名泛列固不辨其存亡也亭林先師實甚好古遊轍所至旁搜博採著成此書惟就碑刻現存及收得拓本者錄之得三百餘通其數少於歐趙而考論詳核不啻過之夫今之去宋僅五百餘年而十七七八則遂初堂集

卷之十一

三

過此以往又當何如以彼亡佚者爲可惜則其幸而存者可不知寶重哉夫夙有此好孜孜訪求所得有在茲編之外并歐趙所未錄者不忍使其無聞謹附載於後以見古碑之亡於通都大邑而畱於荒村窮谷者尚多有之蒐羅表章無令泯滅是所望於後之君子

書杜詩錢箋後

牧齋學問閎博考据精詳家多秘書兼熟內典其箋杜也鈎稽奧義抉摘異聞他人所不能注者一一注出誠有功於少陵矣其斥舊注之病數條尤爲切當但錢氏求新太過亦時有此失如以黃河十月冰爲積蓋之水塞蘆子非壅塞之塞以煎膠續絃爲美饌愈疾以范叔歸秦爲欲去國忠以關張耿鄧爲自喻以前後三持節爲杜鴻漸種種曲解皆迂僻難通所謂目覩秋毫不能自見其睫也然文義小失猶無大害唯其自矜獨得所云鑿開鴻濛手洗日月者乃謂少陵大不滿於肅宗多

遂初堂集

卷之十一

三

所譏切洗兵馬收京諸作皆刺詩鶴駕龍樓朱虛商老兩宮警蹕一德興王文公賞從禹功命子種種無非譏諷此則傷教害義之大者謬說流傳或至壞人心術余故一一標出欲讀者毋味其甘而忘其毒也

兵車行箋

詩中止言防河營田關西青海無一字及南征何必牽引南詔事耶且云國忠方貴盛不敢斥言故錯互其辭夫詩中已明言武皇開邊不避天子而避權臣斜矣

塞蘆子箋

詩意以延州守備單弱恐思明輩從草地乘虛襲取故

思塞蘆關豫防之箋非

洗兵馬箋

洗兵馬一詩乃初聞恢復之報不勝欣喜而作寧有暗含譏刺之理上皇初歸肅宗未失子道豈得預探後事以責之詩人以忠厚爲本少陵一飯不忘君卽貶謫後終其身無一言怨懟而錢氏乃謂其立朝之時卽多隱刺之語何浮薄至是噫此其所以爲牧齋歟

天子之孝在乎安國家保宗社明皇旣失天下肅宗起兵朔方收復兩京再造唐室其孝亦大矣晚節牽於婦寺省覲澗疎子道誠有未盡若謂其猜忌上皇并忌其

遂初堂集

卷之十一

三

父之臣有意剪鋤則淡文矣移宮倉卒上皇不樂容或有之幾爲兵鬼之言出自力士傳稗官片語乃撫以實肅宗之罪至比之商臣楊廣論人當若是耶房瑄雖負重名而鮮實效喪師辱國門客受賕罷相亦不爲過子美論救固是爲國惜賢雖蒙推問旋即放免踰年乃謫官不知坐何事今言其坐瑄黨亦臆度之辭耳子美大節在自扳賊中歸行在不在救房瑄也錢氏直欲以此爲杜一生氣節欲推高杜則極贊房因極贊房遂痛貶帝明末黨人多依傍一二大老脫有失路輒言坐某人故牽連貶謫怨誹其君無所不至此自門戶習氣杜公

心事如青天白日安有是哉以此推之牧齋而庚史筆
三百年人物枉抑必多絳雲一炬有自來矣

問寢小注

靈武卽位昔人雖有遺議子美旣奔謁行宮備官禁近
寧當矢口刺譏鶴駕龍樓無過敘述奉養之事乃云援
初詔以諷諭且不欲其成乎爲君然則必欲其歸帝位
於上皇退就青宮而後可耶

杜鵑行箋

子美初入蜀聞杜鵑見石犀石笋偶作詩耳豈必牽合
時事各有刺譏耶明皇遷居西內失意之狀亦力士傳

遂初堂集

卷之十一

三

中云然耳宮禁事秘子美流落天末何從遽知之至尊
現在而遂比之已化之禽鳥無禮孰甚此等曲說皆子
美之罪人也

按上皇遷西內在是年七月子美去冬入蜀是春卽聞
杜鵑而作詩不得援後事以釋此詩也

寄韓諫議箋

少陵平生交友無一不見於詩卽張曲江王思禮未曾
欸洽者亦形諸歌詠若李鄴侯則從無一字涉及蓋杜
於五月拜官李卽於十月乞歸未嘗相往還也此詩題
云寄韓諫議則所云美人當卽指韓今移之鄴侯有何

確據杜旣推李如此他詩何不一齒及而獨寓意於寄韓一篇且何所忌諱而瘦辭隱語并題中不見一姓氏耶若云詩中語非鄴侯不足當則韓旣諫官而與杜善安知非扈從收京曾叅密議者耶錢氏歸其說於程孟陽亦知其不的也

收京箋

收京是何等喜慶事爲臣子者乃於詩中包藏刺譏乎以霑灑爲悲痛則前詩所云喜心翻倒極嗚咽淚沾巾者又當作何解末章云萬方頻送喜無乃聖躬勞忠愛之誠溢於言表則知不頌而規之說謬矣

遂初堂集

卷之十一

十一

建都箋

詳味詩意似以建都爲非惜已在外不得諫諍耳箋乃云以分鎮爲是因建都而追思之何其迂曲也

房相公歸葬東都箋

詩中因用一德二字遂謂以伊尹之嬰戮况房瑄之貶官穿鑿殊甚

諸將箋

主恩前後三持節定指嚴武鴻漸何有三持節之事乎軍令分明數舉杯亦非貶辭何必移之鴻漸耶

門求七祖禪箋

雜辨一

有言司馬遷未見左氏傳其敘春秋列國事乃採之世本國語是大不然世本之書今不傳班固言其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祖世所出隋書經籍志列於譜系篇其非紀事之書明矣國語止載諸名卿大夫論議敘事甚畧今觀周秦本紀十二諸侯年表列國世家事實悉本內傳非國語所有所採言論如伍子胥諫許越成里克諫申生伐臯落氏之類兩傳各有其辭率多舍外傳而錄內傳豈得言專據國語乎又有直錄左氏傳文至四五百言無少差異者至所載君子曰

遂初堂集

卷之十一

三

竝左氏之辭又如天王狩於河陽趙盾弑其君論及書法復非他書所有決矣年表言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此則明言內傳而班固王通張守節司馬貞諸人竝言史遷采據左氏考藝文志左氏傳自漢初已出於張蒼之家賈誼張敞蕭望之皆脩習而誼爲之訓故非自劉歆檢秘書議立博士然後始行於代豈以馬遷身爲太史絀金匱石室之書而獨此之未見耶

雜辨二

客復言史記載宰我同田常作亂此因闕止亦字子我而誤使見左傳則無此失按史記齊太公世家田完世家竝載闕止事悉錄左傳本文左傳子我卽闕止田完世家闕止作監止而云子我監止之宗人也小有異同要與宰我無涉至仲尼弟子傳云宰我爲臨菑大夫與田常作亂以夷其宗不知其言所自左傳子我乃簡公所寵田常忌而殺之非與田常作亂者田常實弑君假令宰我預其謀則常方擅國予安得受誅且當時未有夷族之法可以徵其虛妄此必他書謬說史遷不擇而遂初堂集

卷之十一

三

誤採之非以不見左傳而誤也

田常作亂以夷其宗不知其言所自左傳子我乃簡公所寵田常忌而殺之非與田常作亂者田常實弑君假令宰我預其謀則常方擅國予安得受誅且當時未有夷族之法可以徵其虛妄此必他書謬說史遷不擇而遂初堂集

彭大彭早住辨

按實錄書奔濠者為彭早住龍飛紀畧亦云趙君用彭祖住率餘黨奔濠州祖住即早住也他書俱稱彭趙不著其名惟虞山錢氏羣雄事略斷以奔濠者為彭大非早住小明王事畧內一條云奔濠者當為彭大滁陽事畧內一條云按元史順帝紀辛卯八月蕭縣李二及老彭趙君用攻陷徐州老彭者早住之父彭大也芝蔴李彭敗則彭大當與君用俱奔濠實錄不書彭大之書早住又書于甲午六月上取滁陽之後云未踰月彭趙遣人邀上守盱眙上辭弗往未幾二人自相吞併早住亦亡惟君用專兵柄云按順帝紀又於丁酉年書趙君用及彭大之子早住同據淮安趙僭稱永義王彭僭稱魯淮王則丁酉歲早住尚在以理度之癸巳之夏與君用併吞而亡者乃彭大非早住也實錄於早住既亡之後記上使人說君用及略其左右以解子與而廟碑與天潢玉牒俱云彭趙東屯泗州挾王以往遣人賂彭

遂初堂集卷之十一

三

趙得縱歸則又早住不死之明證也二姓僭稱之事在壬辰癸巳間者諸書載之甚確而順帝紀又載于丁酉歲者蓋彭大既亡之後早住與君用同陷盱泗同據淮安君用仍僭稱永義而早住襲其父之舊仍稱魯淮故元史乃從而記之也凡史稱彭大之子早錢氏精於考住其意甚明修太祖實錄者殆未及考耳錢氏精於考證惟此論則未必然以奔濠者為彭大全出懸揣別無明文可證據不過以實錄書早住以併吞而亡在至元十四年而順帝紀書早住據淮稱王在十七年遂以吞併而亡者為彭大實錄從前所稱早住皆誤非篤論也假令元史明書彭大奔濠及與君用吞併而亡其後又書彭大之子早住則信如錢氏所云矣今惟起兵時一書老彭據淮時一書早住中間六七年事蹟漫不一及

何以懸定其父子存沒之早晚老彭與芝蔭李同起兵
徐州破芝蔭李被殺安知老彭不與俱死而其子率餘
衆奔濠何以決奔濠者必非早佳元史載羣盜事甚多
疎畧實錄及諸書所載則皆有先後次第可考據實錄
則早佳與君用在濠自相吞併而亡不應復有同據淮
稱王之事此不與元史合者也據他書則早佳與君用
同奔濠稱王同屯泗州同據淮安早佳死於淮龍鳳事蹟云芝蔭李故將趙君用彭早佳據淮安稱王早佳死君用益白專錢氏云早佳不知所終亦誤君用後奔
山東殺毛貴復爲續繼祖所殺此與元史合者也誠據
元史以疑實錄但可駭吞併而亡一語爲失實不應反

遂初堂集

卷之十一

美

疑前此奔濠稱王者爲非早佳也假如錢氏言則老彭
旣爲君用所滅君用乃早佳父仇勢不兩立而又與之
同陷盱泗同據淮稱王此豈近於人情耶以龍鳳事蹟
所書徵之則吞併之事或在淮安實錄誤書於在濠時
致啓後人疑端耳太抵兵興擾攘之時記載紛錯不能
無牴牾今作正史當擇其明白可據者從之不應舍實
錄之大書特書而專用三百年後一人之臆說也故書
奔濠事斷以實錄爲正

重刻致身錄辨

致身錄一書出於萬曆季年謂是史仲彬所撰敘從亾事甚悉然前此遜國諸書從無及仲彬姓名者官闕事蹟多乖舛不合而好異喜新之士輒輕信之有上其書於朝者錢學士牧齋摺吳文定所撰藁表辨其必無者有十人乃知其爲僞書弘光時議褒賸遜國諸臣彬亦在列科臣李映碧復摘其四誣駁正之他著書家多斥其虛誕而亡兄力田所著國史考異松陵文獻中辨之尤晰此書久絕不行邇年當事有意崇獎節義史氏之裔求以仲彬祀鄉賢復刻此書行世余反覆觀之本書

遂初堂集

卷之十一

三九

紕漏未經摘發者尚多而今刻所增損乃復公爲欺誕不得不重爲之辨就本書言之未論從亾虛實卽其入仕始末乖謬者有四一曰出身之無徵也錄言仲彬於讓皇嗣位之年以明經廷試明初有薦舉有歲貢考莫徐二志此兩途中並無仲彬姓名若以革除故不載則蕭潭徐世英曾堅具列科貢中何獨於仲彬而遺之又稱試四書疑一道註云吏部尚書張竑監試考列卿表洪武建文時尚書無張竑若以爲張統則是年十二月茹瑺免尚書統以雲南布政使擢任不應十一月間先監試也又云彬家藏儀禮十八篇御史劉有年上之於

朝薦彬明經劉有年上儀禮事見成祖實錄今乃移之
建文時而以爲彬家所藏耶至言高皇帝嘗命主政戶
部訪治道稱旨則益荒誕不足辨矣二曰官爵之不倫
也錄云廷試後授翰林院侍書秩正九品建文二年五
月改徐王府賓輔仍兼原官考之諸書是年六月丙午
始置各王府官屬賓輔二員正三品仲彬安得於五月
先改官且有何奇績而自九品驟陞三品亦無以三品
下兼九品之事新註復添直文淵閣四字益復不經是
時徐王止十二歲甚幼未必設官屬註中所云徐王陵
墓則太祖馬后父也渺不相涉又云四年三月口授翰

遂初堂集

卷之十一

四

林院侍讀學士侍讀學士正五品以三品改五品是降
也非陞也且二年八月已改講讀學士爲文學博士方
孝孺正爲其官仲彬何人遂與孝孺比肩且何獨其銜
仍稱侍讀學士耶考雷禮列卿表王世貞翰林表建文
中講讀學士止有高翼志方孝孺而董倫兼任之餘更
無人作此錄者徒欲大伸彬之官以覲厚卹而不考官
制尊卑任意遷改且不知館閣要職載籍犁然非如九
品侍書漫無稽考也此錄屢刻俾彬官輒加尊觀牧齋
考中有獨不知故翰林侍書推使前對之語則知牧齋
所見之本官止侍書而賓輔而學士則後刻漸加大之

官由自除則亦何所不可乎三曰敕命之失體也錄載三年十一月皇少子生京官三年考滿者一百五十三人仲彬預焉帝親撰制詞發中書科謄寫夫覃恩敕命皆出詞臣代言安有天子親撰之理制詞蕪陋不必言尤舛錯者官爲三品之賓輔而階止六品之承德郎且已身與父母同爲一敕明制惟武官則然文官雖八九品無不分爲二敕者安有三品而止一敕之理作錄者旣思欺世曷不略考朝章國故而在在納敗闕乎四曰宦績之全虛也仲彬旣爲禁近之臣在帝左右豈無建白設施獨自表見者今徒勦襲他事傳會已事而事

遂初堂集

卷之十一

聖

不實因司業張智祭闕里遂言彬祭衡山然祭告山川不遣九品官也因西村集有尹昌隆傳遂言廷斥昌隆爲奸黨然昌隆請讓位必在燕師渡淮危迫之秋元年七月燕王舉兵未久聲勢尚微詎有此請而煩廷斥也見嚴震直傳中有督餉山東之語則言彬爲之副而不
知震直建文中致事見於列卿紀初無督餉之事也譽
盛庸智勇稱莊得等死事之烈不知夾河之戰在北平
不在山東也因魏冕請誅徐增壽則言彬與同請然同
請者鄒璉也非彬也改官制有劉亨之疏今鈔撮其語
以爲彬疏之批荅均江浙賦出自明詔而以爲彬所建

白固守京城孝孺持議而以爲彬獨是之如小兒學語如村夫說朝報影響剽竊曾不能於諸書之外別述一事別敘一人焉有身立其朝目覩其事而荒略若此者乎卽此四謬仲彬未嘗入仕斷斷無疑前人所排擊者專在從亾不暇論此今以本錄及墓表行狀反覆參較則知仲彬實一稅長耳入仕尚虛何有於從亾讓皇出亾尚在疑信之間而何有於仲彬之從亾此可不攻而自破矣至於新刻之錄尤誕妄者有三一曰矯造制詞也史氏輒稱仲彬爲忠獻公蓋欲影附弘光中贈諡也繼知其實未贈諡則改而用讓皇之卹典僞撰一文冠

遂初堂集

卷之十一

聖

於錄首据云遜荒之二十六年在蜀峨眉聞仲彬庾死愴然揮淚思所以易其名者詞之蕪陋倍於前敕方是時帝已着袈裟遁山谷匿影畏人而猶儼然帝制自爲發綸言以修易名之典豈猶然厓山桐州一小朝廷行事耶且也吳蜀數千里誰爲報赴制書之來誰爲齎捧據錄末史晟所述父沒後師絕無音耗至九年師復來悲先君之亾益未言先聞其死先賜之諡設有此文原錄何以不載則知此僞復是斬新造作制而可矯孰不可矯若夫竊宋人之詩詞爲帝詩詞又其餘事矣一曰擅改表狀也明古行狀直敘平生文定据以作表止一

勤儉有爲之稅長耳無溢美無枝幹作僞者惡其害已也輒改成刻於表中添其他隱德奇節未易殫述十字以爲從亾地又於家世隱居力本旬刪去隱居二字改處士爲贈公以爲入仕地人有持文定刻集詰之者則又僞造明古與文定札請削去隱德奇節語夫此一語豈足貽家門之禍而必求削去耶已刻之表尚可改未刻之札其可信耶行狀中軍興調發是建文時事直至洪熙初皆彬爲稅長之日今於治水諸使上添洪武之世四字欲與仕建文朝不相妨然行狀又敘洪熙後詔除戶絕田他稅長莫敢報府君獨曰天子德意吾輩豈

遂初堂集

卷之十一

聖

可懼禍殃民衆皆從之得減稅若干則故稅長事也復刪去吾輩字及衆皆從之以掩其迹正如訟者情虛則關通吏胥於文案緊要處抽添一二語以圖掩覆一經發覺其罪滋彰作僞心勞益謂此耳一曰僞撰序文也此錄初出託言焦太史所授序文謏陋牧齋已斥其必非焦作矣今刻乃載序文跋語三十餘首文人好奇節義事更樂爲表揚史氏又善於干請固多應之者而僞撰亦不少卽如周忠毅公一序文氣卑靡決非忠毅筆至言觸奄歸來則公以天啟三年奉命按楚便道過家丁外艱乃不之官益未落職也公之孫藏公遺集隻字

不遺金無此序蓋從亾事可以欺遠而不可以欺近吾
邑人人知其不實史氏倚公重名輒相假託而不知措
詞之謬也他如李本寧張天如等敘皆未必真其史晉
江敘稱從孫閩吳遼遠尊卑濶絕縱聯宗安得有此稱
耶朱白民跋稱採入書法中今書法中何嘗及仲彬一
字俞彥跋言史氏先已板行近浙西翻刻頗多點綴殆
子瞻所云野人得鹿轉入官庖者正譏其添改初本而
刻者不覺也事跡果真卽無序不害不真雖百序無益
而假託奚爲哉此四謬三妄或顯而易見或隱而難知
然以國史家集驗之如燭照鏡懸而世人略不加考徒
遂初堂集

卷之十一

閩

信一家緣飾之言雷同附和以譌傳譌遂至叅志乘廁
祀典誠恐流傳信史貽誤後世故踵前人之緒言續加
駁正豈好辨哉不得已也

從亾客問

客問於潘子曰子辨致身錄有諸曰有之客曰節義美事也君子樂道人之善子乃苦排從亾得無傷厚歟曰僕雖不肖亦嘗有意發潛表微山陬海澨有一奇節懿行亟思表章況近在梓里而不樂稱述歟祇以實無其事未敢附和耳客曰錄中敘述媿媿夫豈盡虛曰虛也言乎其地則黃溪非匿帝之所言乎其時則糧長無訪主之日言乎事跡則鬼門神夢之荒忽無稽言乎官爵則王良蔡運牛景先等之外錯不合且行狀作於百年之前錄出於百年之後曾孫不言而九世孫言之無是

遂初堂集

卷之十一

四

理也曰行狀之不載以避禍也曰自永樂十四年下寬大之詔仁宗以後從無究理姦黨之事況孝憲之世乎縱不敘從亾事迹獨不可隱約其辭使忠孝大節略存梗槩乎縱沒其節義而存其出身官爵豈亦足以致禍而併削之乎近日仕於弘光隆武者子孫肯諱其官爵乎狀旣不言則仲彬固未嘗入仕未嘗入仕則從亾有無不待辨矣譬如至寶示人人必辨其真僞惟有僞者故真者益足貴世未有明知其僞而故收之者又何獨於節義不問真僞耶曰然則仲彬止一糧長已乎若無從亾之事而何以被訐死獄也曰仲彬終身為糧長

見於明古之清遠府君行狀史氏世爲糧長見於明古
之交桂府君行狀而明古之曾孫龍灣作其考南湖行
狀亦言寒家補弟子員自先大夫始入任自先君始其
先人不諱而後裔焉得諱之明初糧長管束里戶事權
不輕非有才略信行者不勝其任仲彬爲人大約剛果
任事不畏強禦者少而任俠長而恭儉出其才略治田
理稅綽有餘裕條陳利病除荒減稅有德於人故家富
而子孫繁盛然強直自遂人亦怨之故結仇興訟所云
誣府君不法事必非從亾也設爲從亾而云所告事無
纖毫實則是從亾事無纖毫實明古且自辨之矣何怪

遂初堂集

卷之十一

四

他人哉前輩樸誠不似後人巧僞祖先之美有則稱之
無則已焉設使仲彬有如此奇節而明古隱諱不言使
作表者無由稱述且并其官不書是則仲彬之節不沒
於匏庵而沒於明古仲彬之爵不削於太宗而削於明
古明古尚得爲人哉爲此錄者欲以表仲彬之忠而不
知陷明古於大不孝其亦弗思耳矣客曰然則建文帝
出亾之事豈亦全虛歟設未嘗往還彬家而何以題匾
留詩遺跡班班也曰讓皇行遜雖在疑信之間而揆情
度理容或有之亾兄力田著國史考異言自焚之說可
疑者有三遜去之說可據者亦有三以谷庶人之言胡

澁之使僧溥洽之獄三者證之而以從地道出之說爲不可信所見最核愚以爲讓皇卽爲僧出亾而剃髮披衣之事非朝士所能猝辨搢紳改裝周旋左右安能不露形迹必如今言所記溥洽爲之削髮而遣其徒扈行庶爲近之其行也必從間道黃溪正當驛路符傳旁午讓皇必不由之仲彬家非潭府甲第異言詭服之衆信宿猶難何能淹留兩月旣去滇黔自當一往不返寧有再至三至之理所云篆額人罕得見旣無壘識孰辨僞真新刻中所載二詩一詞則宋人過吳江題釣雪亭之作於彬家何與但以無名氏而移之於帝然莫志載在

遂初堂集

卷之十一

聖

姜夔林外之前焉可誣也至言仲彬三往滇南尤爲荒誕據行狀則課耕督稅無一日閑錄尾又有仇家十七訟之說是則治田對簿日不暇給安能遠行萬里動經年歲耶以今準古桑海遺民往往喜談節義仲彬素有俠氣建文遺臣間一往來賓接不怠理或有之至於讓皇數至其家仲彬數往省謁則斷斷必無也客曰牧齋致身錄考信辨矣史氏有鳴寃錄復辨牧齋所辨嘗見之乎曰亦曾寓目焉其辨第一條卽以所添隱德奇節一語爲解餘率類是大約遁辭抵餽無一條能就事剖析者其大指則詆牧齋爲小人極口謾罵謂從而和之

者皆小人之徒欲以箝天下之口夫牧齋雖大節有虧然其學問之宏博考據之精詳亦豈易及安得以人廢言彼所詆投身魏闈牧齋固不受其阿馬阮事二姓則誠有之然致身錄考載在初學集刻於崇禎朝其時居然領袖清流未爲小人也集中表揚節義之文不一而足於仲彬何嫌而故加排擊耶且李給諫映碧亦嘗具疏摘錄中四誣沮其贈卹矣映碧未嘗阿馬阮事二姓固皜然無滓之君子也從牧齋者爲小人從映碧者將不得爲君子乎其言謗從亾者得禍意有所指然禍患之來正人不免仲彬固亦死於獄者豈亦謗從亾而致

遂初堂集

卷之十一

哭

然耶屈人以理不聞以罵鳴冤之錄未刻如刻則當一辨之然有以知其不刻何者錢理勝而史辭枝欲蓋彌章也客曰子雖辨之力然鄉賢已行固有諸生公呈邑紳亦有列名者諸臺莫不俞允子獨出此辨不慮違衆乎曰近來公呈豈必出於公議但結納一二爲首者餘代署名不必相聞也若余同年亦列名則余有書規之已無及矣褒忠錄節自是諸臺盛心政事殷繁何暇詳考但謂鄉評允協則從而行之不虞其共爲欺罔也僕亦知言之無補但欲存此一綫清議於天壤間冀異日有所考正焉耳知我罪我所不敢辭客乃謝曰向者

退 慎疑今乃曠若發蒙信乎子之辨爲不得已也肅得否

遂初堂集

卷之十一

四九



遂初堂文集卷之十二

重建徐宮詹公祠碑銘

人之自致不朽者惟此忠孝大節孤行於天地間而善俗維風亦常以勸忠教孝爲先務故勝國之忠節往往表章於興朝若周世宗之旌劉仁瞻宋藝祖之褒韓通明太祖之表余闕竝爲贈官立祠而齊高祖勅史臣爲袁粲立傳元修宋史亦具載文陸諸人蓋忠於所事而殉之以死者人臣之極則褒忠錄節以扶植綱常者古今之通義身沒而名存事久而論定正氣憑焉不可得而磨滅也前明末造朝臣死忠者班班可考而吾吳則

遂初堂集卷之十二

一

宮詹勿齋徐公爲最著公自爲經生時卽以希聖希賢自淬厲入詞苑爲講官正色立朝風節與文文肅姚文毅相上下北都之變公方家居不卽死比聞金陵不守指池水謂人曰江萬里吾師也卒自沉以死天下稱純臣焉公沒四十餘年而潛菴湯公來撫吾吳爲公建專祠於虎丘載在祀典有司春秋致祭崇德報忠甚盛典也已而徐氏有敗類之孽竄入其中姦民從而誘之遂至毀像撤屋盡售諸人翼翼崇祠鞠爲茂草盟奠無所行路傷嗟於是徐之宗老暨郡人士控於前撫宋公下所司勘治會宋公遷去未蔽厥辜復控今中丞于公下

長邑覆勘甫正厥爵主持其事者郡紳咸集而侍講訪
濂彭公之力爲多第毀祠之罪雖懲而復祠之資未辦
會彭公有編纂之事於維揚言於銀臺曹公首捐厚貲
兼諭所屬飲助得祠費大半於是郡士夫協力裨補不
日落成以虎丘故址頽陷改築於長洲學宮之東偏祠
屋三楹中奉宮詹公旁以許顧兩文學配許先生玉重
聞燕京之變行哭三日自縊福清觀不死投胥江不死
絕粒七日死顧先生東湖常金陵變後自經學宮不死
復赴水死兩先生以布衣諸生而忱慨殉國人尤賢之
用配宮詹公忠臣烈士叅列一堂相視而莫逆同遊而

遂初堂集

卷之十二

二

不孤當亦公心之所甚慰也宮詹公有子昭法先生亦
以清操介節見重於世稱真孝廉中丞于公別致褒獎
祀諸鄉賢殷禮竝稱聞者莫不興起夫庠序之設所以
明人倫也死忠死孝乃明倫之實事士登膠庠慮無不
懸以爲鵠幸而先正先民有若人焉得不企而慕之以
爲師表試思六十年前縉紳之居高官髦士之擅時譽
者不知其幾今皆澌然與草木同腐而宮詹暨兩文學
名垂史乘節炳日星夫非出自宮牆者哉至性人人本
具聖賢人人可爲處變處常各有當盡之道母曰俎豆
學宮非吾儕事其可也彭公素以綱常名教爲己任旣

倡修學宮復營斯祠發揚潛德表俗坊民之意至深遠矣
矣未少受業於孝廉先生備聞世德幸祀典之再光公
論之不泯也謹敘述始末而系之以銘銘曰

國家養士始澤宮釋褐登朝祿彌豐誼當矢報安危同
末流身家計偏工置君國事如瘠羸脂韋便佞偷自容
臨難苟免爭趨風峩峩宮詹正氣鍾垂紳端笏彤廷中
清流倚賴推君宗虞淵日墜微垣空痛思攀髯抱遺弓
一馬渡江不作龍秣陵胥臺烽燹紅擇死得所三閭從
沉淵卑命何從容許願兩生僅章縫未沾一命綰半通
義憤所激悲填胸趨死如歸百折東渺軀擔荷綱常隆
遂初堂集卷之十二
三

聞風愧死長樂翁東吳夙稱禮義邦有臣有士如三忠
足報國恩十葉濃精爲星芒氣成虹雲車風馬時相逢
泮池清潔宮崇崇妥魂一室昭虔恭典廢補闕典至公
多士瞻仰資磨礱廉頑立懦殊有功人心天心不晦蒙
春秋禮祀無終窮

鳳臺書院碑銘

自昔賢人君子身繫天下之重者在朝而邦國蒙其休
在外而方州被其澤然往往有在外之日多於在朝之
日者非天之獨厚於一方蓋此方有大災大患必待斯
人而底平有大利大弊必待斯人而興革有成數焉不
可更也富鄭公身居廊廟而出知青州以成全活流民
之功蘇文忠官在禁近而出知杭州以開西湖六橋之
利當時歌之百世思之非出入均勞而能然哉會稽魯
公謙菴起家中書舍人出爲蘇州同知遷知松江府大
著聲績舉卓異者再巡撫雒陽湯公入見

遂初堂集

卷之十二

四

天子薦公廉能第一擢淮陽副使晉河南按察使京卿
缺員公不在會推之列奉

特旨擢補右通政班於槐棘

天子且倚以爲公輔適淮上有土田之獄部議以公失
於覺察左遷粵東按察副使分巡惠潮潮陽僻在海濱
昔人指爲炎荒瘴海公以卿貳重臣屆臨茲土乃能不
鄙其俗不卑其官悉心撫綏細大畢舉正已率屬革弊
除姦諸惠政不可枚舉就其大者言之潮有絕戶虛丁
久爲民累公親爲察審豁除三千餘戶郡城外有大堤
保障三縣歲甲戌水大至堤且潰公不興不蓋身冒風

爾督民修築晝夜巡行畚鍤間以身爲扞堤幸得完三
縣之民慶更生曰微魯公我其流入海矣歲浚開倉
發粟捐俸勸分爲糜粥以食飢人所活無算尤加意人
才公餘輒課士片長必獎有經指授而擢上第者有蒙
提命而童年登科者韓江南注於海有大洲焉爲郡捍
門洲上舊有鳳凰臺久頽廢公審形勢曰是關潮郡盛
衰始修復之爲臺三層雄麗過於其舊又獨捐俸造文
昌閣高與臺等曰是爲潮士科第之祥自是潮郡風氣
始完郡人士游觀有地講肄有廬士烝烝向學連掇高
科公之爲潮人禦災捍患興利除弊有如此者潮人德

遂初堂集

卷之十二

五

公之淡感公之切公旣遷廣西臬司以去而人思慕之
不暫忘於是就鳳凰臺之旁築書院一區肖公像於其
中民之嬉遊者士之肄業者過之必拜祝公再來發於
中誠不可強也已卯夏余客湖郡郡人士以公政績誇
於余余曰公涖湖之日淺官於蘇松二十餘年平大獄
濟大工除大弊嘉謨善政惠我吳人者不知其幾吾吳
人之歌吟禱祝甚於潮人唯是公旣在
帝左右而忽以微文左次惠臨潮海若夙有負於潮特
出而償之者然先是公之伯父青海公明末由詞臣外
轉出爲惠潮副使五十餘年而公復以京卿外任來爲

是官蓋世世與潮人有深緣夙契天實相之豈偶然哉
昔黃霸爲丞相而漢史載其功績特詳於潁川朱邑爲
三司而自言人之思我莫如桐鄉其中淺深難易之故
有獨知而不可衆喻者以公之德望與

帝之眷注固宜計日還朝入叅大政而舊日子民愛戴
之深則望衮衣之臨惟恐或後今公自粵西泉長復遷
廣東藩伯潮人仍蒙覆露旣遂所祝矣庸知天之不念
吳民使公復以節鉞臨吳亦得遂所祝乎潮人以未諗
知公政績屬爲書院之碑未謝不敏茲來廣州龔廣文
以時走千餘里請之益堅不敢復辭乃序而銘之銘曰

遂初堂集

卷之十二

六

潮山鳳翥潮水龍蟠層臺龍嵒屹峙江干傑閣對開雲
屋旁敞端嚴在中惟魯公像公在京朝爲

帝納言惠此南邦于蕃于宣洪流湯湯匪堤薄邪微公
障塞人將爲魚凶荒頻仍墮飢載道微公捐賑人盡爲
殍虛丁累民待公而除羨斃病商待公而蘇潮人瘡痍
仰公以藥潮士衰靡就公以學公之視民如母哺兒民
之德公如弟戀師公遷以去近不可留閣公所建臺公
所修就作書院肖公其內來遊來觀靡人不拜惟江不
枯惟山不騫惟公不朽於千萬年

重建狄梁公祠記

人臣不幸而遭國家之變不欲僅以去與死完其身名而委曲紓徐求利社稷則不得不濟之以權然行權而不得其道或至遂喪其生平微倖功之一就而嗜利貪生之輩皆得藉口行權以陰陽首鼠於邪正之間則權反足以隳天下之臣紀若權而不違於經者其惟狄梁公乎世人所謂權者委蛇詭隨藏機閉鍵順而柔之觀變而制之此平勃之所以事吕后也狄公則不然公剛果直亮人也挾數任術固不屑爲而武后亦非可以智巧動者武后之才十倍吕后智足以籠駕盈廷之臣力遂初堂集

卷之十二

七

足以束縛天下雋雄而制其命一切權謀計數無所施之惟公也正色立朝險夷一節當官而行直道而言不媚嬖寵以求榮不避羅織以脫禍若揭朝陽以消積陰若巨浸稽天而喬嶽屹立易曰中孚信及豚魚武后雖頑能無信公哉信之旣浚故光輔譖之而不黜俊臣陷之而不死宵小反從之問自安計而後鸚鵡之夢可一言而解也姑姪之論可一言而悟也不然吉頊昭德輩豈無倦倦於廬陵者而獨公之從哉人皆知公事武后爲行權而不知公之行權固不以巧而以誠不以術而以道也嘗論平勃之事與公正相反平勃飲醇酒近婦

人以自全而公盡忠補過嶽嶽侃侃平勃以車馬黃金
私相結歡而公廣援宋璟桓彥範之倫羅列於朝平勃
因審食其白事而公面被昌宗之裘平勃值吕后死倉
皇劫酈商誑產祿倖而得濟公及武后之存從容開譬
一言而還廬陵公終其身事武后復辟之事功出他人
而世未有不諒其心者也令平勃先吕后而死豈有諒
之者哉平勃之權權而譎者也公之權權而正者也行
權者若狄公則可也公太原人太原故有公祠頽墜已
久延津周君計百來守太原因公事道出祠下瞻拜之
餘懷賢慕德謀所以新之經始於辛亥夏越明年秋乃
遂初堂集

卷之十二

八

克集事益斥其地爲寢殿若干楹儀器備具城東四十
里有狄村居民可百家多公裔并立石表其閭而擇其
宗之秀者使典歲時之祭祠成屬余爲文紀其歲月惟
公再造唐室之功人人能頌之而立朝剛方大節或知
之未盡故詳論之以諗有事於斯祠者

重修彰德府學記

古者庠序學校之設聚秀民而訓迪之俾師弟子朝夕一堂勤怠易稽也德業易進也歲時有釋奠釋菜之禮所祀者先聖先師國各不同唐以後天下得通祀孔子而郡縣各有學皆以孔子爲先師立廟學中於是學制大備而習禮於學合樂於學鼓篋橫經於學當時博士弟子當以學爲家矣今也不然士之隸籍學宮者散處於外各事其事未嘗一日親師問業其或廨舍不完則爲師者亦舍學而他居於是學宮若獨爲聖人之宅而師弟子無所預焉則先王立學之意盡失而作人之法

遂初堂集

卷之十二

九

盡廢士安得有成材哉彰德於古爲鄴都人材甚盛今所轄者七邑山川清雄民俗質直考之志乘若杜喬郭巨杜正倫王同皎源乾曜韓忠獻岳武穆董搏霄諸名臣皆產茲土而李延壽趙秉文王庭筠崔子鍾輩又以文史著述擅名千秋可謂多君子矣迨明中葉稍稍不振惟興各在學宮以君子爲師立廟學中於是學制國家休養培植五十年於茲而人材學術未大光顯無乃磨礪砥礪之道未盡而士之興於學者鮮歟董率勸相非有位者之責歟太守湯君素菴蒞郡之初見郡學頽壞卽嘗有事補葺而未及大修歷年滋久傾圮彌甚

君曰此吾責也不可以煩民乃出一歲之俸庀材鳩工僚屬紳士各有所助遜士民之勤幹者董其役不經吏胥費省工速不數月而落成凡廟之寢殿門廡學之堂閣齋舍莫不撤朽易良去敗卽整閤高廣墻垣堅厚翬飛丹雘煥然一新於是廟貌尊嚴扉宇完繕講肄有地食息有廬師弟子可以羣萃而安處記曰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故修學所以勸士勸士所以坊民太守之爲政可謂知所本矣繼自今士之繫名於學者皆當奮自濯磨以聖賢爲師以黌序爲塾朝夕斯藏修於斯遊息於斯考道論德博古綜今日進於高明廣大之區遂初堂集

卷之十二

十

而化其椎魯空疎之習安見名臣碩儒不接踵輩出如前代哉如其名在學宮而不知所學何事師與徒不相親人與地不相涉廣居之不居正路之不由則宮牆雖壯觀瞻雖美於士子何預甚非太守風厲作新之意矣士子勉乎哉湯君名傳楷蘇之長洲人修學始於庚辰之冬訖工於辛巳之夏凡出貲與在事有勞者具列於碑陰

李延平先生祠堂記

濂洛之學入閩中而大昌楊龜山傳之羅仲素仲素傳之李愿中愿中傳之朱考亭朱氏之言滿天下羅李略無著述而道學正傳歸焉李先生尤簡默今所傳延平答問一編特就考亭所問經義隨條剖析而已至其所自爲學則常終日危坐觀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以求夫中而教人以默坐澄心體認天理常存此心勿爲事物所勝蓋其所重者在涵養操存返求諸心實體諸身而不在于多聞博識自龜山所得於二程者其指如是考亭盡棄其少學而從先生尊聞而服習之蓋已久

遂初堂集

卷之十二

十一

矣惟懼夫靜坐之近於禪學而嫌其用功稍偏故專教人以格物窮理意在卽器見道由博反約固確實而可循然不善學者物物研窮事事探索而本原心性之地顧或略焉鶩外而遺內逐末而忘本其弊亦不能無則羅李相傳之法反似約而易操蓋孔門諸賢同學於聖人而所入不一成就各殊若涵養操存之說則於顏之復禮曾之省身以及孟氏之求放心庶幾爲近云李先生家延平抱道不仕其子友直友信五世孫溶皆登進士以易學世其家溶之曾孫惠永樂中以鄉舉爲嘉定教諭善於其職沒而葬焉子孫遂爲嘉定人惠之孫宗

佑官至駕部郎列於鄉賢舊有家祠祀愿中先生明末燬於兵頃延平人鄧君天羽來爲邑令從李氏裔孫禹錫之請白於大吏重建斯祠春秋致祭著在祀典鄧君遠祖天啓卽與朱子之父同學稱李先生如冰壺秋月瑩澈無瑕者也以先生之潛德弗耀固宜有賢子孫今在延平者未知如何而分徙於吳者猶能世續其緒發揚先德薦之蒸嘗世澤之遠可知矣夫所貴瞻禮先賢者在明其學術而師其爲人人知先生爲朱子之師而已考其爲學之宗趣而知道南正嫡端在先生由先生之學以溯周程以希孔顏較若畫一其俎豆百世也宜

遂初堂集

卷之十二

十一

哉

徐俟齋先生祠堂記

忠孝節義者天地之常經名教之極則舉世莫不欽崇然嘗患空懸其名而無人焉以實之則其德爲虛美其行爲絕詣而人紀或幾乎息矣惟振古豪傑之士爲能嚴氣正性身任綱常之重蹈屯履險百折不回以底於完節若龍比夷齊臧札黃綺之倫特垂聲於天壤蓋古昔猶難之况今日哉當明末造吾吳宮詹徐文靖公獨能捐生殉國自沉浚淵致命遂志天下歸忠焉而公之長子孝廉俟齋先生復能遵公遺志屏跡荒山土室樹屋非其同志雖通家世好踵門不得見與之書亦不答

遂初堂集

卷之十二

十一

藜藿不糲三旬九食而一切饋遺堅却不受文章書畫妙天下時人以重幣購之不肯落一筆守約固窮五十年如一日苦節至行通於神明是父是子同風合轍忠孝廉節萃於一門殆造物者不欲使倫常墜地而篤生斯人以維繫之者也而豈徒哉未少受業於先生先生家在天平山麓上沙村沒時三子皆已前卒慙遺寡媳孤孫謀鬻屋以葬未持不可遂身任葬事以畱故居旣而孤寡徙依族人族入遂鬻諸富人爲葬地未聞之悲憤商諸郡人之好事者得諸生周牧寧輩十人具牒當事請改屋爲祠未與尤悔菴彭訪濂馮勉曾諸君言於

開府宋公收仲宋公素敬先生立命所司剖斷還屋然
孤寡苦凍餒未乃歸田於孤寡易此屋以建祠仍迎孤
寡居之好事者復捐貲助爲修葺於是先生之舊廬幾
廢而復存有天幸焉嗚呼貞臣義士域中之正氣其生
也宜尊禮之其沒也宜表揚之周武式商客之間燕昭
表王蠋之墓陳仲舉守豫章先訪徐孺子任延尉會稽
首謁延陵季子之祠蓋欲教民忠孝廉節必褒崇忠孝
廉節之人以風厲之所貴世實有其人人實有其德而
不徒託諸空言也往年湯中丞潛菴爲文靖公立專祠
於虎阜而今宋公復允衆請爲先生置祠意在斯乎意
遂初堂集卷之十二

十四

在斯乎吾吳邇年士習卑靡恒苦才華有餘節不
足先民不遠風烈猶存異時浮胥江過支硎望先生之
廬而不可卽者今幸登其堂拜其像如見其人可以慨
然而興起矣

開府宋公收仲宋公素敬先生立命所司剖斷還屋然
孤寡苦凍餒未乃歸田於孤寡易此屋以建祠仍迎孤
寡居之好事者復捐貲助爲修葺於是先生之舊廬幾
廢而復存有天幸焉嗚呼貞臣義士域中之正氣其生
也宜尊禮之其沒也宜表揚之周武式商客之間燕昭
表王蠋之墓陳仲舉守豫章先訪徐孺子任延尉會稽
首謁延陵季子之祠蓋欲教民忠孝廉節必褒崇忠孝
廉節之人以風厲之所貴世實有其人人實有其德而
不徒託諸空言也往年湯中丞潛菴爲文靖公立專祠
於虎阜而今宋公復允衆請爲先生置祠意在斯乎意
遂初堂集卷之十二

閩與粵東西皆在五嶺以外古要荒之區漸被聲教有先後宋時閩人才已大盛粵東至明始爲仕國而粵西迄今無聞焉閩之盛始於建寧自游胡傳程門之學朱蔡真熊益昌而大之遂爲理學淵藪他如章得象吳育劉夔鄭穀輩之宦績劉子羽吳玠吳璘等之武功皆冠絕一時而福興漳泉至明乃盛蓋建州當南紀山川之窮清淑之氣磅礴而鬱積千百年乃一發之而南宋都臨安去畿輔爲近故風氣之開獨先也明代人物寢不振僅有楊文敏李肅愍輩數公入國朝而益衰自鄭

遂初堂集

卷之十二

五

少司寇而外無顯者學術文章遠不逮古豈地氣盛衰固自有時歟抑官師不能倡導士民無所觀感而然歟史稱常袞爲觀察使勸民於學而閩始有舉進士者比閩郡志見陸長源李頻鮑祇洪邁諸人而後循卓廉能項背相望百年來乃寥寥無聞蓋嶺海之間兵革數起事如棼絲吏救過不給無暇興仁講讓以作新斯民亦其勢然也雪崖龐君服官京師砥志植節卓然以古賢自期出守建寧潔躬率屬廉靜寬平刻意爲古良吏顧念此邦人才衰遲科第寥落反不逮他郡作而歎曰建州向稱海濱鄒魯先儒講道著書之地流風餘澤未宜

泯滅何昔之盛而今之衰也郡故有鄉賢名宦祠兵後
燬廢附祀於學官之傍湫隘僅容木主無展拜地於是
別擇高敞地改作新祠崇宏嚴整備列先賢爵里姓名
於其中俾士人有所瞻仰則效而守土之吏有惠政循
聲者亦具在祠中曰吾與僚屬將時觀焉以自策厲其
意淡遠矣余惟閩之山奇秀而險阻閩之水清澄而悍
激君子得其奇秀清澄則爲大儒爲豪傑小人得其險
阻悍激則幽昧詭譎健訟而通賦樂禍而走險無所不
至國多君子上有良吏則風移俗易變而之治也甚易
賢人哀少吏治乖方其趨而之亂也亦甚易山川猶是

遂初堂集

卷之十二

六

也人物猶是也而昔盛今衰誰實爲之豈得盡歸之氣
數哉往者嶺嶠初通僻在蠻裔而英傑之士猶能勃興
崛起紹絕學而樹奇勳哀然出中州人士上今者文教
大同士生先賢之墟里聞先賢之風烈寧不能希蹤攀
軌奮自濯磨况山川靈異蘊蓄之久必將復發安知不
寢昌寢熾如前代哉龐君旣清修介節以身爲屬吏師
又能興廢舉墜勸學育才漢得導民之本從茲吏治烝
烝循良輩出俎豆諸賢爲不孤矣未適遊是邦值斯祠
新作龐君屬爲之記余嘉太守之賢而望邦人之興起
也故不辭而書之

新安義學記

古制國學之外分立鄉學黨有庠州有序間有塾教民之法甚詳民生其時益不苦於無師矣後世惟郡縣設學官亦無講肄之實人始延師於家各教其子而力不能具修脯者無從得師於是用心公溥之士設爲義學以便一方之人鄉學廢而義學興君子之不得已也然惟身在其鄉者爲之若夫旅寓於外而爲其鄉之人設學則自張子佩蘭始矣張子新安人其父僑居吾邑之盛澤富而任俠遭亂盡亡其貲佩蘭孤貧自奮精岐黃家言治病輒效老而無子好行其德家無他產惟所居遂初堂集

卷之十二

七

屋可值千金念新安人居斯土者不下數十家力不盡能延師慨然捐其宅爲義學設考亭朱子之像於高閣旁爲學舍延良師具修脯招鄉人之願學者畢來受業虛中堂以爲同鄉集會之所而已居其旁以券歸諸鄉人俾永爲公所令鄉人子孫世世無廢學其義甚高其見甚達張子於是過人遠矣大凡物之私於己者不能堅而公於人者爲可久張子殫一生之勤劬以有此廬非不甚惜然使傳之子孫未必能不失今公諸其鄉之人孰得而廢之世固有捨宅爲菴若觀者猶或貪於福報有所爲而爲之張子獨以俎豆先賢嘉惠來學無一

毫自私自利之心斯舉也足以不朽惟是新安旅寓之人不居其鄉而得鄉學之利誠宜無忘張子盛心爲子弟者勤苦爲學隨其材質各期有成爲父兄者重學崇儒永存斯館弗毀弗遷毋渝初約是張子所欲書也夫

遂初堂集

卷之十一

文



遂初堂集卷之十一
文
遂初堂集卷之十一
文

杭城濬河記代

杭之城前江而右湖江潮湍悍不可引引湖水注城入自清波湧金二門交絡城中由武林艮山以出用以疏煩蒸宣底滯猶人之有血脉喉胃也歲久寢廢不治爲土壤爲室廬故道十失八九斷溝絕瀆隘不可舟淺不可汲火災猝起無勺水以救杭人病之歲在甲子余奉命來撫浙首下教諮民疾苦令十一郡士民各得上書言便宜於是杭人言城河當治者甚衆詢諸鄉大夫鄉先生咸以爲然顧役鉅費煩無所從出或議勸輸於巨室輸足而後戒工或議役瀕河之家楹一夫余皆以爲

遂初堂集

卷之十二

九

不可夫事未有跡而勸輸則民疑徵役於閭左則民怨旣疑且怨復有不便斯役者從而撓之浮言煩興乃敗吾事夫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莫若出私錢倡行之厚直雇民民必樂從工旣有緒人將不待勸而輸事乃可濟計已定適紹興府判王玘以事至省余知其敏練習水利因畱任以河事玘言方冬民暇可卽興工廻龍橋在城中央淤最甚可先疏治以風示吏民遂出二千金付玘俾募役役直視常加倍民謹讜工不旬日濬若干步視向所經度者費加省焉人始知河易治於是藩臬以下守土之吏各助若干中朝官之有事斯土者各

助若干鄉大夫以下若商若民各助若干未浹月而費
用大集然後分遣屬吏畫地程工畚鍤如雲鼙鼓四應
余時乘肩輿往來其間觴酒豆肉與役夫相勞苦自始
事迄畢工役不疲勞人無怨讟所治河一以舊址爲率
深廣有常程舟載沙土出諸郭外河兩涯隄以木石必
高必堅凡七閱月而工成於是城河始復舊迹疏二門
水竇納清流注之洋洋焉鱗鱗焉可溯可浮可漑可濯
蓋西湖之水至是而始爲杭人用也天下事所以不理
其初見謂不足爲久之又苦其難爲當河之始塞也朝
一畚泥暮一掬土易禁戢也易疏治也惟有司者忽爲

遂初堂集

卷之十二

三

不足爲聽其日積日淤以至錮塞比其塞之久也通國
之人皆知其當治而憚難苟安因循至今今以吾僚屬
之勤與士民之助智者贊謀强者宣力幸而有成乃知
天下事熟計而決行之斷無不可爲者惟是成功實難
躐之甚易謹啓閉嚴隱占隨淤隨浚補救以時毋廢成
規無滋前弊則惟後之人是賴矣役始於康熙二十三
年甲子仲冬成於次年乙丑季夏河以丈計者七千六
百二十八以工計者一十三萬二千七百八十九費白
金以兩計者一萬六千九十六有勞於河者自王玘外
督工則府同知孫明忠通判宋德深祝鍾哲王嘉植運

副范景賢運判張令甲州同知王世勲協贊則知事王
祖臣縣丞文軾典史孔南峙王彥瀛劉芳聲王大有巡
檢沈光紹以其費之博而功之勤也故備志之俾後之
人有考焉

遂初堂集

卷之十二

三

人許等語

蘇州大隸以其獲之許而與之德也故備志之俾後之
人有考焉文輝典史其南王彥瀛劉芳聲王大有巡
檢沈光紹以其費之博而功之勤也故備志之俾後之
人有考焉

方氏義井記

正學方公之難株連死者八百餘人鄉里頗收其骸納諸大井二百餘年其水猶赤居民時見光怪乃塞之而築亭其上名曰義井余過而悲之古忠臣得禍極於殺身止矣又甚而覆宗止矣而方公獨以十族殉或疑公自死國可耳盍稍遜辭以全宗族夫文皇之於公所爭者屈與不屈耳屈則高官厚祿不屈則戮辱誅夷豈在遜與激哉且人主所恃以摧折人者獨恃此生死之柄耳刀鋸鼎鑊之不畏而其權始窮至怵之以孥戮而不動懼之以湛族而不動終於無可如何然後萬乘失其

遂初堂集

卷之十二

三

尊而匹夫之節立蓋唯禍之極乃爲忠之至也當明之初坐空印而死者若干人坐微文而死者若干人坐胡藍黨而死者若干人彼死非皆得罪也又蒙惡名此八百餘人者非必人人賢也坐方公死而悉見謂忠義等死耳死義不猶榮乎吾聞萬曆末年有異人言天下將亂或扣其故曰建文中懔死之徒已生人間矣審如其言則亡明天下者井中諸人預有力焉特不知爲敵國謀臣猛將以相攻逼乎抑爲鯨奔豕突之寇殺人如麻以快其忿乎抑爲食祿之臣植黨營私以斲喪明室乎天道好還得國之初已釀亡國之釁人主若之何可以

妄殺人也并書之以爲戒

懸甕之山空中而多竇習水自其竇出沸而爲泉噴而
爲瀑瀦而爲潭流而爲溪可浴可濯可傲翼之樓
可以登跨之橋可以坐夾岸雜樹千章可蔭而戩白石



言則亡明天下者非中諸人孰有方焉特不知益商國
謀臣猛將以相攻逼乎抑爲鯨奔豕突之寇殺人如麻
以快其忿乎抑爲食祿之臣植黨營私以斷喪明至乎
寔錄人而并書之以爲無心國之毋人主若之何可以

望川亭記

懸甕之山空中而多竇晉水自其竇出沸而爲泉噴而爲瀑瀦而爲潭流而爲溪可沿可泳可濯可漱翼之樓可以登跨之橋可以坐夾岸雜樹千章可蔭而哦白石遊魚可把而數而山之頂乃童然無奇峰削壁使人躋險而忘歸者以故來遊之士率及泉而止謁晉祠而休若不知有懸甕者然噫此豈山之奇果盡於泉與祠歟抑人之情有所移而境有所域歟壬子夏余偕客遊茲山甫入祠綠陰漫天空水見底瀑泉挾雨而怒聲砰砰然飛沫上濕衣洗盞聽之不知日之將夕客曰樂哉斯

遂初堂集

卷之十二

三

遊觀止矣余曰未也嘗試與子登高而望於是捫葛踐苔循祠之陰以達於嶺十步一折得平地而休焉則見遙空澄明萬象在下麓臺罕山之屬如屏如案了了落落間汾川下裂石之口東南流抱故太原城祠下之水注於雙渠瀉於平田斗折蛇行以入於汾兩川之間綠野蒼波相錯如繡至是而後懸甕之奇始盡余曰是可亭也適有得草間片碣者辨之知爲古望川亭之墟以語太原令萬君發贖鍰之羨鳩工庀材旬月而亭成於是遊者稍稍登懸甕矣嗟乎山川之勝槩何常顧人之會心何如耳耽奇嗜僻之士一丘一壑自以極宇內之

奇而達人曠觀則五嶽三山或同於部婁今夫晉祠非
不幽且秀也一泉焉玩之而忘疲一石焉踞之而戀戀
遊斯者自以爲得矣而一登斯亭則見夫天空而水流
日生而月沒曠然有遺世獨立之恩焉廻觀向之所欣
有不茫乎自失者哉異哉超乎境者乃可以窮乎勝也
夫孰能超乎境以觀物者吾將與之登望川之亭是爲
記

遂初堂集

卷之十二

三五

遂初堂集卷之十二
遂初堂記
遂初堂在晉祠之北
大魏猶雖平泉以曠觀
言不茫乎自失者哉
日坐而月沒曠然有
致謀者自以爲得矣
不幽且秀也一泉焉
晉而遊人觀瞻則五

縱棹園記

侍讀喬君石林歸白田得隙地於城之東北隅治以爲園園內外皆水也水之滯者因以爲陂流者因以爲渠平者爲潭曲者爲澗激而奔者爲泉渟而演迤者爲塘爲治水中植蓮藕十餘畝芙蓉射干羅生水畔反土爲山山上下雜蒔松梧柳梅多至二百餘本桂百本桃李無數有堂臨水曰竹淡荷淨之堂有亭在水心曰洗耳有閣覆水曰剪淞有橋戴水曰津逮不疊石不種魚不多架屋凡雕組藻繪之習皆去之全乎天真返乎太樸而臨眺之美具焉君家去園不半里每午餐罷輒刺小遂初堂集

卷之十二

美

舟來園中巡行花果課童子剪剔灌溉淪茗焚香捫松撫鶴婆娑久之而後去有佳客至則下榻焉琴奕觴詠陶然竟日蓋爲園最難得者水水不可以人力致強而蓄焉止則濁漏則涸茲地在城中而有活水注之湛然淵渟大旱不枯宜園之易以爲勝而至者樂而忘歸也往余在京師見王公貴人治園館極其閎麗怪石蟠松珍禽異卉皆可羅致而獨患無不竭之水黑龍潭蹄涔一泓遂爲名勝豈知吾鄉在在皆濠濮哉然士大夫糜於好爵家居之日少往往不暇爲園或間歸乘輿經營未落成而遽出蹉跎不返有終其身不復見者則地雖

勝而主人不能有也亦足悲矣今喬君爲

天子侍從臣叅預密勿徒以正直挺勁不容於朝乃得
從容休暇以偃仰於此非斯人之不幸而君之幸歟然
使君未能與世淡忘身在江湖而情馳魏闕則雖景物
當前恒有邑邑不自得者今觀君恬然自足蕭然無悶
若將終身焉蓋君之身雖絀而言已行澤被乎鄉邦聲
垂乎簡冊不愧不忤有異乎他人之去國者茲其所以
爲樂也余旣信宿茲園愛林水之幽勝而嘉君之能樂
其樂也於是乎書

遂初堂集

卷之十二

三

濤園記

福州城中凡三山烏石山最大環山而爲寺觀園亭者數十許氏濤園最勝園之門徑在山足若堂若亭若廊若榭錯布乎山之肩腹極於絕巔而止山有峰園因爲巧石山有泉園因爲清池山有巖洞園因爲宴休之所山有高阜園因爲臨眺之區山有題名石刻園因爲碑版山有長松美箭楓楠栢欄園因爲林苑經營布置悉出自然而穿鑿雕飾者不能逮天下之善爲園者莫許氏若也園之主人月溪個儻豪邁工詩文善書画甚愛賓客四方之士至必與周旋其家去園

遂初堂集

卷之十二

天

僅里許花晨月夕無客亦欣然獨往婆娑忘歸有客則載酒同遊據石而坐選樹而吟留連竟日不知家之爲園歟園之爲家歟不知山之在園中歟園之在山中歟善得園居之樂者又莫月溪若也月溪之王父學憲公少嘗讀書於是樂其地之幽勝旣貴割俸買之規以爲園歿于官未暇居也伯子甌香先生復拓而廣之增置亭臺疏泉剔石而園之勝始具先生嘗自爲文記之又標諸名勝大書刻於石壁當明末年園之勝甲一郡已而滄海揚塵烏石山爲駐軍之所喬松合抱皆樵以爲薪屋宇毀拆殆盡兵厮隸卒分占其地仲子于王雖貴

爲侍御不能復也年來兵氛稍息月溪念祖父故業不
可以久屬他人於是罄竭心力日恢月復其二子曰鼎
曰蘊亦能仰體此意黽勉從事久之而其地始歸又久
之而屋舍粗具雖未能頓還舊觀而規模次第可觀矣
大都物之成乎人者易移而因子天者難壞吾見豪家
之園壘石爲山鑿土爲池高高下下窮人力爲之一時
非不爛然也寢假而化爲兔葵燕麥有求其蹤影不可
得者豈若茲園之依山憑壑有大力者不能負之而趨
雖洊經兵火一整頓間水石依然烟巒無恙爲之不勞
而傳之可久不亦善夫雖然奇山秀水就而爲園池者

遂初堂集

卷之十二

五

何限不旋踵而易主則可久之道又不惟其地惟其人
許氏既世有令名而月溪修復茲園之意曰某泉吾先
人之所導某石吾先人之所刻一一本之孝思二子復
能繼承其志詩書孝友之澤未艾庶其長有茲園也乎
請書之以爲券

遂初堂文集卷之十三

遊羅浮記

羅浮之奇勝載於圖經誇於志乘雜見於名賢詩翰者不可勝記中州人之來嶺南者必以遊羅浮爲辭比其還問羅浮作何狀輒噤不能對第言兵燹後山中道梗泉石榛蕪不可遊蓋十無一至者焉余嘗怪之去冬客羊城卽銳意欲登羅浮謀諸土人尼余者十人而九歲首之端州制府吳公相畱忽忽春盡將告歸公笑曰曾遊羅浮乎遊而還荔枝熟矣啖之歸未晚也余曰善微公言固將一往遂放舟過五羊遇黎方回爲余言羅浮

遂初堂集

卷之十三

一

非難遊苦無棲息地有華首臺者名刹也其主僧塵異適在是必與偕行乃可塵公嗣法天然和尚學通內外相見甚喜載與同行以四月十七日發廣州五十餘里抵南海神廟甚宏敞有銅鼓二其一徑五尺餘刻鏤精巧青紅班駁扣之淵淵是漢以前物其一徑三尺許聲質俱劣宋時物也歷代諭祭碑鱗列兩廡昌黎碑特高大碑陰及兩旁題刻皆滿廟外高阜上有浴日亭蘇子瞻詩碣存焉臨眺極於虎門際天皆海矣徘徊至暮宿廟側明日行六十餘里抵石灣遙望羅浮蒼蒼亘天如橫雲明日行二十餘里抵泊頭飯華首下院舍舟而

輿行十餘里雨驟作諸巖岫皆隱不見唯老人峰孤
聳雲外若舉手相招者然又十餘里抵華首則已昏
黑惟見長松夾道流泉淙淙作金玉聲下榻小樓閱
羅浮志將選勝以遊塵公言志不足憑必得里人熟
習徑路者導遊乃可黎明起見四山皆重雲蒙頭雨
勢未已而山行須竹兜索之近村無有乃伐竹爲之
早飯已與塵公步山門有青黃雀飛鳴林間文采絢
爛所謂五色雀客至則迎者也寺門怪石森立東西
谿交流鎖織中爲平坡圓正如臺故號華首臺舊云
有五百華首菩薩集會於此古刹久廢崇禎間空隱

遂初堂集

卷之十三

二

禪師開法於此博羅韓尚書長公子出家嗣法爲剎
人和尚與東莞孝廉張二果共興此刹尚書夫人施
田飯僧兵後山中諸菴觀皆毀惟此僅存寺後泉石
益奇有合掌巖巨石中空下廣上銳如合十瓜有瀑
布落懸巖注於平潭飛流四射如傾萬斛珠墜潭面
輒躍起數尺最爲壯觀而舊未有名余名之曰躍雪
潭潭後爲錦屏峰蒼藤錦石相錯如畫望之蔚然是
暮雨止新治竹堦成而塵公所覓導游者黎老人亦
至遂以次早出遊五里至黃龍徑又二里至延祥寺
基望見梅花村籬落隱隱又十里許至冲虛觀觀故

葛稚川所居唐置祠宋立觀往時宏麗甲一山今蓬萊閣遺履軒皆廢唯三清殿存其御簡亭葛仙祠則提督許公郡守呂侯所新葺也黃冠皆散處村落求觀所藏銅龍魚不可得唯得竹葉符數枚葉上鏤文十數疊如繆篆亦異蹟也觀後有稚川丹竈遺址竈下泥云可以療病觀東有澗循澗行百餘步有巨石刻朱明洞三大字石上有盧稱黃野人盧云觀前白蓮池今廢爲田西南一峰峭拔名麻姑峰有巖名麻姑壇又有朝斗壇皆在榛莽中不可到徙倚觀門塵公出所携果茗拾落葉烹泉啜之取舊路以歸轉山

遂初堂集

卷之十三

三

坳見懸瀑百餘仞曰是中必有佳境黎老人言此水簾洞也乃舍輿策杖溯瀑而上爲大龍潭小龍潭爲藥槽石曰爲大水簾小水簾皆一瀑布也瀑得雨而怒虹奔龍矯碎訇作雷聲穿澗屈曲行或履危石如劍稜或凌飛濤如輪轂路愈險境愈奇澗中平廣處有石坡可坐數十人飛湍旋激名流杯池云羣仙會飲之所也瀑流有大小而無枯竭澗中石滌蕩久皆作蒼白色如凍雪覆泥又如北方白松膚紋明淨可愛宋人篆書石刻在隔澗懸崖未及捫讀落日啣山促歸華首翼日乃爲黃龍積竇之遊黃龍洞自黃龍

徑折而上有南漢天華宮故址洞亦以瀑布爲奇與
水簾號東西龍潭勝槩約畧相埒瀑中亦有平廣處
可鋪文茵可行羽觴有四賢祠久廢碑在豐草中四
賢者周濂溪羅豫章李延平陳白沙也山佳勝處皆
寺觀踞之唯此環堵爲儒林而居守無人一毀而莫
能復也祠之後爲老人峰瑤臺峰大石樓小石樓皆
秀削峻嶒矗立翠微中乍開乍合寶積寺在伏虎巖
之下有梁景泰禪師卓錫泉味極甘冽泉在石盤中
徑尺深尺汲之隨漏竭之隨注積雨不盈大旱不涸
誠爲神異寺亦久廢新構精舍數楹前俯斷崖臨望

遂初堂集

卷之十三

四

甚曠東有一小潭水亦清冽石刻云林一仙洗藥池
而志書不載與塵公藉蒲團蔭茂樹吟眺竟日烹泉
數瓢盡瓶中茗乃歸歸而議遊飛雲峰飛雲峰者羅
浮絕頂也雖晴明時常有雲霧籠覆去地四十餘里
遊人稀得到尼余上者復十人而九或言磴道陡峻
不容兜輿或言夏月草長中有飛虹伺人而齧或言
山中陰晴不定遊者多爲暴雨所阻余曰來粵東而
不遊羅浮猶不來也遊羅浮而不登飛雲猶不遊也
吾志必往山靈豈拒我哉塵公見余意堅趣辦行具
五更作三十人飯半以葍食半昇上山供午餐遂自

寺右循西溪上竹篙嶺甚巉削五里至嶺頭稍平坦可乘兜輿又二里至羅漢峰又二里至文殊峰並斬崖爲徑下臨絕壑雲蓬蓬然起於足下俄而嵐霧四合上下混茫無所見或慮雨且作余言冒雨遊亦復佳又前五里許至寶塔峰多杜鵑樹有長丈餘大合抱者老人言春花開滿山如雲錦婆婆峰下從者進所携酒滿引數卮而行又前至小尖峰大尖峰又前至三丫峰又前至杜鵑峰自寶塔至是可數里往往穿杜鵑林中行而此峰尤盛叢柯連幹羅生巖間類名園卉木家人選可徙植者携之人一本又三

遂初堂集

卷之十三

五

里至七星峰峰有七阜又二里至分水凹林樹茂密一澗中流旁多藥草所謂泉源福地者也又二里至鳳凰臺臺有巨石平正如棋枰又里許至阿耨池池在亂石間徑三尺許渟泓湛碧旁有平石可坐數人老樹憂雲藤蘿蔚蔚摩公命侍者汲池煮茗出果餅療飢具湯沃飯飯僕夫而別命童子煮糜粥以待是時雲霧漸開諸峰皆出其頂纍纍如青螺髻又里許至見日菴故址有雜樹數百株森梢竟谷又二里許至飛雲頂頂正尖圓四望洞達於時天無纖雲萬象呈露往時所見大小石樓玉鶯蓬萊諸峰渺在霄漢

者皆如培塿帖帖腋下其頂可俯而摩也振衣峰
巔遊目萬里南望虎門外大海瀰漫一碧無際東見
博羅河源象頭平陵諸山北則龍門虎獅天嶺西則
增城牛牯南樵諸山如屏如墉如拱如抱綿延數百
里不絕而羅浮在其中央若千葉蓮花之葩飛雲頂
在其上又若九層浮圖之尖所謂高三千六百丈者
殆非虛語至稱夜半見日則理之所無以曆術推之
日出地平百里止差分杪高山與平地相去幾何其
近海諸山水光浮日光而上見之差早之眾泰岱秦
望天台皆東邊海故先見日今羅浮之東連山橫亘

遂初堂集

卷之十三

六

無從見水而東南去海不甚遠冬月登山巔見日當
差早亦不過晷刻之間大約如日落時下方昏黑山
尖猶存返影耳而談者遂云夜半披衣見火輪射飛
濤以出則夸而近於誕矣縱覽久之日已晡乃下至
阿耨池啖糜粥以行老人言登飛雲有三路東路由
冲虛觀而上則過青霞玉女會真諸峰中路由黃龍
洞而上則過瑤臺通天中界諸峰西則今華首路若
取一徑以上別取一徑以下再登再下則諸峰之勝
盡矣惜乎冲虛竇積不可棲宿不得已尋舊路歸下
山宜易於登山而峻處每不雷足與人尤慄慄余大

半步行遇峰巒佳處輒躊躕凝望不忍別還至華首
而日落矣人爭以無風雨得登飛雲爲賀黎老人亦
言生長茲山見遊山而登飛雲者不過十數人登飛
雲而晴明極望者尤絕少也天下事敗於猶豫而成
於勇決余志一定兩師雲將朱真葛仙羣來相余人
定勝天信而有徵塵公謂余何不以此勇決者學道
聖域可立躋也余深愧其言羅浮舊志創於永樂時
陳琴軒璉嘉靖中黎惟敬民表續成十二卷典雅可
觀崇禎末博羅諸生韓德焜別撰新志雖文筆不振
而每峰每洞各爲圖說則功多於前人矣然吾觀羅

遂初堂集

卷之十三

七

浮二山橫亘數十里秀巖深壑以千百數浮在羅之
西北尤大而長今圖經所載諸名勝皆屬諸羅而浮
則槩未之及卽羅亦僅東南一隅在冲虛左右者如
華首臺後泉石至佳且無迹焉况其他乎誠能携善
畫者果糧躡屩周行山之前後左右品題而圖繪之
附以篇詠勒成一書斯盡善矣塵公豈有意乎余以
倦遊遠客勢不能久畱茲山雖努力登絕巔猶之嘗
鼎一嚮窺豹一斑已耳惟當就見聞所及刻畫摹寫
仰酬山靈而黎方回畱家園黑葉荔枝待我將就之
飽啖然後出嶺庶不負吳公盛心且將誇於曾遊嶺

南者謂吾所得於諸君獨多也

卷之八

卷之八



南者謂吾所得於諸君獨多也

遊天台山記

吳越間山高大而著名者莫如天台以其荒遠不通舟楫須陸行二百里乃得到非篤好山水褻糧躡屨無由而至焉余蓄念久矣會門人辛祇傳宰寧海與天台爲鄰邑乃以辛未季春挈從弟人瞻往遊焉從杭抵明苦積雨諸佳山皆在雲霧中過自奉化僦肩輿行百餘里至寧海畱六七日祇傳撥人力送至台信宿乃到所過柔洲嶺馬嶼諸山皆天台支隴取道溪谷中兩崖插天時見飛泉掛在木杪而杜鵑花方盛開作淡紅淺碧二色籠岡羃澗鮮艷照人至高峴

遂初堂集

卷之十三

九

吳嶼一帶清溪湛碧桑柘陰陰居人靜穆杳若太古將至天台縣三四十里間山益雄放環碧萬重不見首尾奇峰秀嶺土人率不能名目送心賞而已城北八佛菴甚幽潔頓行李焉台士方方山年六十餘矣能詩而嗜遊邀與偕行北上七八里至國清寺寺在台山南麓五峰環抱餘支折而屏蔽者數重左右溪翔舞而下會於寺門澄泓綠淨萬松交柯不見白日七塔鼎蹲一塔雲聳無塵殿屢易榱桷尚不著蛛絲堂序可容數千人氣象宏潤而山藏水曲一往幽澹胷中卽有萬斛塵到此自然消盡瀑響松聲無非寒

捨咳唾何必求諸破竈間也此地殊可盤桓而院主
祖憲不在啜茗便行循東澗上金地嶺磴道陡峻十
步一休水鳴琤琮與人上下至嶺頭折下谷中高明
寺在焉叢篁密樹中一水穿絡所謂幽溪者也智者
大師因翻經建刹蕪廢已久明萬曆中無盡法師以
大辨才中興台教恢復此寺佛像用法華儀軌台宗
諸祖環列焉教觀典籍數十種鏤板咸在殿後楞嚴
壇西天貝葉經俱非他方所有此山舊爲台宗窟宅
今存者獨此而已主人瑞符畱宿燒笋食之甚甘美
上牀脫屨已決踵矣明日始易芒鞋輕便無比飯後

遂初堂集

卷之十三

十一

沿溪行坐圓通洞觀靈響巖谿山盤鬱木石蒼寒靜
對片時心骨俱冷寺後削壁千仞攀藤直上得故太
平寺遺址上銀地嶺過佛隴憇大慈寺古修禪道場
也智者大師初來台山第一宴坐處舊爲雄刹今敗
瓦數椽一僧守之唐梁肅撰碑尚在亟搨一本大師
塔院在其旁亦駸駸爲鋤菜地又北十餘里上含風
闕山益高每大風作人不得植立又北過察嶺以漢
隱士高察得名折而東走溪澗中疎林曲水時見民
居煑笋摘茶人皆有自得之色十里許至天封寺山
勢開展殿閣崇宏一宿天語樓萬壑松風琴瑟枕席

日上瑞雲峰窈窕靑麗如對畫屏也從天封西北上
華頂可六七里多削壁懸巖隱映烟靄中高松美箭
蒙籠其上清泉一綫從天半飛來若斷若續忽見方
塘十畝淵停不流則善興寺矣寺有僧三十號叢林
然亦編茅代瓦其餘小小茅蓬散處巖谷中率皆單
棲偶隱一瓢一衲齋鉢不繼則煨黃獨煮瓊瑤粥食
之往往異僧在焉恨不能徧訪而巖阿澗曲問值團
焦獨木爲橋老樹縛屋落花不掃經聲琅琅爲聖爲
凡吾不得而測也華頂爲天台絕巔適當晴明臨望
無際大海一盂錢塘一帶髣髴見之人言此山之高

遂初堂集

卷之十二

十一

一萬八千丈宜乎萬山在下而四周靑峰插漢競勢
爭高者頗多蓋台山甚大綿亘數百里如蓮華然衆
山爲千葉環羅其外而華頂爲一房端然在中衆山
高則華頂益高彼獨露一尖者皆山之小也拜經臺
宜近佛隴太白書堂羲之墨池並屬附會惟龍爪泉
沛發於峰巔差神異耳華頂可觀日出而春夏多遊
氣不能明了又余在羅浮勞山數見之不復畱也遂
還善興設薄供飯僧而去繞天柱峰行得小菴爲永
明禪師入定處萬朶靑芙蓉簇簇檻下凝眺久之僧
餉黃獨數枚不啻懶殘芋也仍至察嶺下西折取石

橋路路出兩山中委婉折山上皆蒼藤古木蒼蔚
陰森異花無名香草無種愁猿嘯石幽鳥駢風春行
如秋晴行如雨如是者數里乃達於石梁石梁兩山
相轆如門重扇內有千澗之水滙爲雙溪洶湧而下
鬱不得洩不知何年巨靈運斧鑿開山根疏通水竇
而故畱崖端尋丈以表神奇於是飛瀑從天奔騰跳
感望梁而陷一跌千仞注於淵潭雷翻轂轉復躍而
出天矯蜿蜒墜於林杪蓋山本連也因瀑而斷不斷
不見連之奇水本懸也因梁而折不折不盡懸之妙
他瀑布雖雄從高瀉下而已宜不能與此山爭名也

遂初堂集

卷之十三

五

梁雖狹不甚長余一見竟欲度之行未半爲僧所持
後見輿人往來自如頗悔然亦不能再度矣從梁下
涉澗趨下方廣出銅殿背踞石縱觀者久之乃還上
方廣宿焉方山言斷橋珠簾之勝質明曳杖而前北
踰小嶺復下四五里至斷橋兩山不合者數武巨石
錯布約畧如橋瀑出其中疏爲數道墜於一潭有聲
鏦然名銅壺滴漏云又下二里爲珠簾泉坐泉畔不
見其奇自崖下取仄徑穿箐篁中至泉對面始見萬
斛明珠自天傾瀉輕若無聲柔若可捲從風搖曳飛
沫著人而上層石壁橫欹水披覆其上自然成文如

間花羅綺石梁之瀑銳師十萬跳盪無前而此則雅
歌投壺春容瀟灑是瀑之至文者也尋玩移晷還坐
暈華亭題名鐫石而去西南行可二十里得萬年寺
是唐普岸禪師道場形勢極佳八峰聳翠雙澗縈青
芳塘綠疇曠然平衍濟宗無礙師主之年八十餘矣
白髮垂肩兩目不見物而清談娓娓孤燈獨照會天
雨畱再宿雨稍止遊九里溪溪路荒寒悄無人跡越
奔流厲石齒竹樹蒙密上不見天復踰嶺觀龍潭削
壁百尋雷轟刀劃懸瀑自其肩落注於蒼池白晝風
雨仰望奇峰攢列菡萏怒開此地自來遊人不到雨

遂初堂集

卷之十三

七

後濕雲濛濛落葉淡二三寸滑不受足蝸旋而上猿
挂而下穿虎窟搜龍宮窮幽極險斯亦好事之過已
是爲四月朔日次日晴霽自萬年南行十餘里上通
玄峰是韶國師道場昔密雲禪師開法其間號師子
窟今荒涼特甚禪窟雍穆率衆四人居之炊烟時
斷云地寒難棲泊也又南十餘里得桐栢宮遺墟是
道家金庭洞天也紫霄華琳諸峰聳躍環抱石髓金
漿琪花瑤草諸藥物多產其中自葛仙公司馬子微
之徒居之人主加以隆禮而宸翰天章照耀山谷璇
題霞棟填溢澗阿今皆鞠爲茂草惟存三清殿一間

雨淋天尊面淚下蘇蘇有宦家子葬其旁人言宮觀之廢半由此自人之惑於堪輿貪得吉地也而可以勢力攘奪者無所不爲乃至佛刹仙宮亦公然掩取而埋其骨罪之不圖福於何有吾惡其貪亦憐其愚耳此地有唐宋碑十餘通徧求之不可得夷齊二石像儼然並坐孤竹子何得在此然像甚高古有脫屣萬乘之槩度非二君不能當有疑爲劉阮像者妄也從桐栢西行上小嶺山勢一變皆峻峭骨立拔地干霄綠崖數轉樵蘇路盡忽見危峰四插絕壑中開則瓊臺雙闕在焉瓊臺如一莖靈芝單抽獨立唯峰腰

遂初堂集

卷之十三

古

有懸磴可度但上下絕壁一失足卽墜九淵余賈勇而下方山人瞻繼之頂踵相摩攀石自縋旣度危磴復牽挽上瓊臺之巔罡風蓬蓬白雲在下恍偕化人而升中天之臺矣臺旁有馬鞍石仙人坐俯臨絕壑望雙闕在對而兩峰對聳靈溪在中如龍門鑿而伊闕開也欲遂下谷底循溪以出而瓊臺上豐下削非懸絙千尋不能到地復尋故道還嶺頭由闕東山巔穿石罅以下杖底有天足前無地直下萬丈得平坡而休回望來途但見青壁一片宛從九天飛下矣時已薄暮亟就輿抵護國寺宿焉寺近桃源村塢聯綴

平田淺渚落落清疎院主夢帆洞宗人也天懷坦率
不作世俗應酬清晨斗笠草屨導客遊桃源過鳳凰
山秀峰數疊是錢武肅後人族葬處經桃園塢清流
灣環欲去復止所謂惆悵溪者也溯溪而上削壁嶙
峴劈斧橫皴別一畫筆蒼黃相間層層古錦溪有九
折愈折愈高山塞源窮望若無路飛梯一轉靈境豁
開溪流時作懸瀑時爲平潭數折之後瀑如晶簾潭
如玉鏡雙女諸峰纖纖倒影是名金橋潭遊人至此
而止余更捫蘿上數百步見雙厓逼仄一洞深窅飛
瀑覆之道盡乃返恨不得更上一層然正以幽深無

遂初堂集

卷之十三

五

際爲佳耳下山路每愁易盡獨此山以曲折故如重
門淡鎖步步畱人又如十幅畫屏段段幽異山水信
自佳絕而文人詞客因劉阮故事輒作情語了之曾
有仙姝不見山水也出溪與夢公別卽擬遊寒明二
巖念雙闕之勝未窮意殊耿耿乃復道瀑水嶺至百
丈嶼循崖而行杳無蹊徑崖斷則走溪澗中躡石絕
流以進石或如劍稜如菱角平時萬無著足理茲乃
騰躍過之石窮取崖崖窮取石左窮取右右窮取左
鑿空闢路者五六里疲極忘疲險極忘險則以奇峰
紛來應接不暇或如金莖獨聳或如旌節對排或仙

掌招而佛臂舒或橫帆展而危檣立愈入愈奇必欲
造瓊臺之趾而後已無如溪路旣絕崖腹甕剖飛瀑
下注爲龍湫其深不測一巨石斜壓其上欲落不落
則途窮於是矣遙望瓊臺瓊瓏縹緲迥在層霄使非
曾陟其巔必謂仙都帝居非控鶴驂鸞不可至也昨
日之遊仙乎人乎世必有疑之者矣雙闕麗矣自瓊
臺俯觀之尤佳瓊臺奇矣自雙闕仰視之尤妙蓋必
再至而後其勝始盡信遊之不可以草草也旣返而
休足力憊甚宿三茅菴斗酒相勞明日西南行二十
餘里飯平頭潭望紫凝山橫如陣雲方言謂岫之突

遂初堂集

卷之十三

七

出者曰岳東有青山岳西有峇溪岳西岳亦名嘯天
龍尤奇特又西南行過浙齒嶺見層岡疊嶂中有良
田百頃居人汲清流而耕白雲定不知此世何代也
過孟湖嶺卽見三峰崛起雄猛麤疎縱理裂麻稜稜
透骨山勢又一變矣繞峰而西爲寒巖東爲明巖實
一山也寒巖在萬仞岡頭一獅端坐張口爲巖巖平
廣可容數百人是寒山子宴坐處泉垂垂如簷溜左
右石象龜蛇一石拔地四五丈斜屬於巖弓彎虹跨
名鵲橋並巧妙而此巖勝處要在卓立半空有龍跳
虎臥石破天驚之勢從前幽冷耳目到此一新是爲

快耳明巖藏深壑中合掌巖最奇兩巨石側立相奏如龕形透天一線壁上石紋作白狸捕鼠乃酷肖其旁偈仄晦昧類龍所蟠旋言寒拾隱身未必然至閭丘馬影則小兒語耳壁面峻削俯臨谷中如高城深塹一石笋可方雲梯八寸關一人當之千人不能上也朝陽達摩諸洞俱寬廣明潔明寒兩寺並宜在巖中今乃在巖下舍天成石室不居而別立屋宇何耶方山言自寒巖西去二十里有河胤龍潭絕怪險自明巖南行十餘里至查山林壑尤美聞之欣然欲往而僕夫告痛資糧垂盡不得已就歸途矣赤城山去

遂初堂集

卷之十三

七

縣最近而未遊取間道登焉山不甚大而亭亭獨立不與衆山爲伍削成四方如金城百雉不可梯攀上石殷紅苔花不蝕白雲青松之巔橫露丹采與公所以有霞標之目也上下二巖外無餘土故僧就屋焉一塔冠山巔是蕭梁時物頽缺固宜而意象甚古洗腸并殆出傳會方山言山產銅處多生韭良然自國清以北皆走層岡疊壑中不見山川條理茲峰頭四望水源山脈向背分明城郭村墟了然在目山小而最著名有以也夫歸休八佛菴稍序次遊履補作詩篇會天雨淹畱數日比霽且行矣念東蒼一帶未到

意殊耿耿乃復邀方山同遊東行十里過雞籠山斧
削數峰亦甚秀異又十五里宿慧明寺寺在蒼山之
麓斐亶醞藉有智者大師手書方等陀羅尼經四卷
前三卷久亡宋僧元通做大師書補完之別書後一
卷備亡失相傳嘉靖中台守譚姓者復取去大師手
書一卷今存者皆元通書余反覆諦觀見第四卷筆
法精勁神采奕奕知大師手蹟故在譚守取去者乃
元通筆耳陳隋人真蹟在世絕少今頓見楷字數千
復是肉身菩薩指端所出信墨寶亦法寶在處當有
天龍護持見者但可頂禮讚嘆慎勿生偷奪心也又

遂初堂集

卷之十三

六

有天福年間所鑄鐘甚精好寺北澗道如白虹與僧
窮其源得兩龍潭殊幽峭僧言蒼山故有九龍潭此
小小者不在潭數余益欣躍明日復東過樾樹嶺爲
謝氏族居是宋祥興太后家也有裔孫携果茗追至
香楓巖爲客導遊所謂九龍潭者絕異初潭唯一二
潭有二三潭有三乃至九潭有九錯布二十里中實
一澗水衝激所成並在絕壁之下溶青湛綠深不竟
底初潭最深晦兩崖迴輳類狻猊相搏潭藏巖腹沉
沉如在甕中幽陰淒凜天地改色五潭最雄快峭壁
翼張瀑布正中垂下雷轟電激目不得瞬波如沸鼎

吐沫成珠並海內奇觀而石路巉削悉類龍爪劃開
殆龍自爲出人地吾輩強側足其間自取艱窘然龍
之門庭堂闈性情嗜欲亦彷彿見之人言潭龍最靈
歲旱禱請金鼓作聲則潭水涌起數尺持杯水出澗
雨立應自五潭以上益險峻攀援無路余亦不能窮
也仍返慧明議遊螺溪明晨霧濛濛欲雨輿人請毋
行余堅欲往還過雞籠山折而東北訪龍鳳松已無
有雨大至走避民家因飯焉雨小止趨黃潭短衣持
葢湖溪而前卵石碁布取路石脊大類雙闕中行而
雨淫淫下石滑每不畱足危險更甚山亦益奇層峰

遂初堂集

卷之十三

九

刺天雲不能葢東西白水懸挂半空莫測修短雙巖
聳削鬪靈競巧如帝青之寶磊砢裝成蟻行立壁過
大石門見一奇石卓立兩峰中尖圓乃酷類笋而蘿
帶蒙絡其巔從風翻舞天然巧妙猶嫌俯觀未盡復
剪棘闢路而下溪盡得潭自潭仰視笋愈秀挺而瀑
布自笋根側出作上下兩層穿注於潭潭旁轟崖裂
石鵬騫鯨曝大略如昨第五龍潭而峭拔復過之奇
矣妙矣觀可以止矣出宿黃潭民家明日從東嶺再
過國清訪祖憲和尚縱談世外事徜徉於溪聲塔影
之間竟日乃返葢幾一月而台山之遊略遍雖十得

五六頗多前賢所未到。於此山緣亦不淺矣。潘子曰：吾今而後知台山之大也。吾足迹半天下，所見名山嶽鎮多矣。大率山白爲格，不能變換，掩衆美羅諸長出奇無窮，揆索不盡者，其惟天台乎。華頂高曠，羅浮之飛雲峰也。東蒼秀潤，泰山之御帳坪也。幽溪蒼寒，五臺之清涼石也。螺溪刻削，西山之秘魔崖也。寒巖峭特，其霍山之天柱乎。明巖詭異，其勞山之華樓乎。珠簾娟秀，不減匡廬之三疊泉。龍潭幽險，豈遜九華之魚龍洞。桃源雋永，有武夷九曲之勢。赤城綺拔，有丹霞萬仞之規。國清之靜溪，可以敵曹溪桐柏之

遂初堂集

卷之十三

平

蕭遠可以儷，勾曲至若石梁飛瀑之雄，奇巧妙瓊臺雙闕之靈異，清華吾徧擬之而不得也。則台山之獨絕乎。台山能有諸山之美，諸山不能盡台山之奇。故遊台山不遊諸山可也。遊諸山不遊台山不可也。余邀庇於山靈，風日晴和，雲物開朗，則小雨輕陰，不礙遊屐。方山矍鑠，勝少年人。瞻嗜奇過我，山僧野老一見，皆如舊識。天緣人助，兼而有之，得以冥搜幽討，粗酬宿願。若夫三十六峰，二十七溪，四百八十寺之勝，不可勝窮。大地鋪雲，雞鳴出日，驟雨灌谷，積雪封山之奇，不可勝覽。金松卷柏，雲芝風藤，千歲之苓，九節之

蒲不可勝採乃至曇猷定光豐于代病之流許邁羊
情張伯端白玉蟾之輩今豈盡無其人而龍蛇混雜
隱顯不常必非一宿一餐所能叩訪異日盡撥塵累
齋心鍊神荷衣箬笠翛然而來逢山便登遇菴卽住
不計歸期不作出想庶幾盡遊之道而無爲猿鶴所
笑也夫姑記以俟之

遂初堂集

卷之十三

三



齋心鍊神荷衣箬笠翛然而來逢山便登遇菴卽住
不計歸期不作出想庶幾盡遊之道而無爲猿鶴所
笑也夫姑記以俟之

遊鴈蕩山記

海內諸名山鴈蕩最後出而最奇秀亦最僻遠自天台而南歷臨海黃巖抵樂清境陸行二百餘里踰數大山乃得到又僻在海曲卽生於其郡官於其土者非特爲山水亦無從而至焉人多言春遊天台秋遊鴈蕩余旣至天台則不能待秋遂肩輿而南五月初發黃巖踰繡嶺過盤山抵大荆遙望連峰嵯峨意象雄異如寶劍未出匣已露光芒距大荆里許有石門潭一山中斷雙崖如門水出於鴈蕩之陰者畢來注之門內外並成巨潭空明湛碧乘筏以濟不啻銀漢

遂初堂集

卷之十三

三

仙槎也過石佛寺一峰屹立道左名老僧巖圓頂淡頤背面俱肖摩騰未來此僧先在震旦久矣西上得石梁洞洞在絕巖之下穹然高廣臨望甚曠而中窈黑難盤礴洞口一奇石蜿蜒如龍首垂地爲洞門尾屬洞壁所謂石梁者也洞下故有石梁寺久廢一僧棲之門徑在疎林曲澗中殊有佳致南出過謝公嶺舊有落屐亭云康樂至此而返踰嶺得平路折而西忽見兩壁對聳如行天闕中左右皆斬崖千丈雷轟斧劈駭目驚心左則寶冠巖龍從雲表石理皆直裂如剖蓮囊含珠巖重關夾石懸而不墜雙笋峰出地

籀龍驚雷齊奮右則照屏巖壁立造天尊如負辰初
月洞在其址洞口片石垂若覆雲幙頭巖觚稜隱起
半壁虛懸下開上合闕路旣盡得靈峰寺寺在大壑
之心正對闕門諸奇峰攢羅環立其尊嚴雄特如龜
昂頭向天者曰石龜巖巖側千尋直裂中有洞甚高
飛梯千級而上水簾垂垂視天一線曰羅漢洞其軒
然聳立宛頸昂喙若將飛者曰鳳凰峰一屏五招如
人駢立而數其背者曰五老峰其稍高而離立者曰
三賢峰有洞正對五老曰五老臺亦曰南碧霄其巉
巖而玉色者曰白頭巖巖頂有石上豐下削亭亭子

遂初堂集

卷之十三

五

立者曰靈芝峰其班駁而踞崖者曰蹲虎峰隆肩而
曲喙者曰橐駝峰寺左有澗臨澗一巨石甚圓正橫
理中分曰果盆巖一小穴恒有風出如鼓橐籥曰風
洞澗受懸瀑瀦而爲潭其清澈骨曰照膽潭稍上受
瀑更壯聲如風雨驟至者曰白雨潭自潭仰望見諸
峰頂有石曰鬪雞曰利牙曰仙人網曰犀牛望月皆
曲肖諸峰皆奇而靈芝縹緲秀削四面望之皆有奸
致諸洞皆巧而羅漢洞高而不寒幽而不晦有泉而
燥無日而明於棲禪最宜此則靈峰之尤靈者也廬
山舊有十八刹靈峰其最著者頽廢已久近乃有僧

卽故址立屋宇稍可棲泊余遂頓行李焉盡遣夫役
獨偕人瞻弟與寺僧柏林躡屩曳杖從容搜討循澗
而西一石筍卓立百尋甚秀偉曰觀音峰峰側有淨
瓶童子鸚哥諸小峰環繞非一覽可見峰足有洞寬
敞明潔僧立殿閣其中是爲碧霄洞洞前秀壁駢列
如人露頂矗立不知其數者曰將軍巖又西一石筍
特立曰大筆峰連峰騰驤而下忽爾轉顧如勒奔馬
回頭向人者曰五馬峰峰下有寺蔚然清幽曰真濟
自靈峰至此三四里皆行清溪茂樹中兩旁巖岫可
愛者甚衆大半無名名亦不盡稱自此更西走南北

遂初堂集

卷之十三

十四

閣出鴈蕩之陰林壑尤美恨不暇窮也還宿靈峰寺
翼日循寶冠而南列嶂里許霞標錦錯有巖乎正如
砥曰石碑有洞明敞曰朝陽復過一小峰折而西則
淨名寺在焉谷口一峰戴石曰頂珠寺所負峰曰荷
葉頂平而趾削半不著地迤西兩嶂相屬曰霞城石
城並偉麗奇特一斧削成崢嶸萬丈直中繩而方中
矩金墉鐵甕恐當遜此天險耳循城足行仰望兩崖
相逼處裁澗丈許名一線天老僧以爲非是引入北
壁洞中洞口彎如弦月望外山如九正塞洞門蔽天
不盡二三寸許乃真一線也靈峰洞之一線以直裂

爲奇此中一線以曲垂爲巧若從壁下觀則濶略甚矣洞中又有泉散落常如簷雨亦名水簾谷更西爲維摩洞軒豁可居城壁盡處有石橫跨兩崖爲仙人橋諸小峰可名者曰藥杵曰蓮花曰鷹而蓮花峰上廣下狹狹處可周匝旋繞曰行道廊此段巖谷不甚深廣而迺緊峭拔有石破天驚之勢故爲佳觀寺造自明季尚完整名賢手蹟猶有存者鴈山志獨此寺有之尋覽移晷而去出谷西北行過響巖兩山對束作小峽人從峽中行杖履皆有聲呼嘯輒應出峽見崖端一石如老翁掀髯側耳名聽詩叟神情酷肖臥

遂初堂集

卷之十三

五

龍溪自靈巖來明淨如玻璃盛露澄潭凝綠又如雨後碧天人間水無清於此者靈巖尤諸奇峰所聚初入谷口卽有鐘鼓兩巖夾立左右鉢孟峰突兀澗旁僧拜石偃僂岡上至寺門山益雄放不可思議展旗峰橫濶而側薄如軍中大旗天柱峰雄拔孤標穿天心而透月窟雙鸞峰頂有雙鸞勢如軒翥玉女峰絕世獨立貴而不媚獨秀峰端直秀挺神寒骨清卓筆峰豐管脩毫鋒穎犀利皆石笋中最奇拔者也寺後一峰頂平面削如塗丹彩名平霞嶂循嶂右脇上得一洞兩壁相轉若龕龕頂轉而不合者有石龍陷入

正補其罅蜿蜒飛動狀若真龍尾卓雲表首垂洞腹
懸鼻如瓠伸一爪護之鼻端兩孔一孔出泉如珠數
刺乃下一滴盛以石盤其涼沁骨曰龍鼻水天下奇
觀也小龍湫遙望不異常瀑從谷底捫崖而上直造
湫側方見瀑水從空噴落不著崖壁烟霏霧捲迴翔
而下注於湫潭砰礫震越飛沫四出射人亦甚奇雋
第爲大龍湫所壓使在他山居然第一流矣天聰洞
在展旗峰後複壁中人無到者余拉僧披灌莽得之
路絕峻險入洞尤逼窄如永巷中上立梯腕踵並運
梯盡路窮忽見日光側漏錯列三孔周圍如窻窻外

遂初堂集

卷之十三

三

翠樹森挺俯臨巨穴深不見底或云下有仙田溝塍
隱然窺之正黑無所見洞深曲有耳形故名天聰上
見三孔亦名天窗於諸洞最爲詭秘但不可居耳洞
後一峰名小展旗蟾蜍伏虎白兔之屬皆如刻削安
禪谷絕高敞最初開山僧居之旣乃就平廣處爲寺
寺宏麗無比今廢盡獨見其故基峰環岡抱形勢絕
佳法彙上人方謀興復郡侯首布金令立屋買田當
有端緒耳山中民居絕少獨靈巖下有三四十家綠
岡帶澗籬落隱隱濃雲綠樹中時聞雞犬聲殆非人
境西至馬鞍嶺奇巒秀壁應接不暇惜不得其名石

屏風小剪刀鴈嘴峰粗可指似觀音髻絕高海舶依
爲標準層層縮束頂入天心常在雲氣中不甚明了
自馬鞍嶺以東謝公嶺以西爲東內谷峰攢澗簇鴈
山諸奇十得六七踰嶺而西勢稍疎豁惟大龍湫爲
天下神物亟欲往觀會天雨趨羅漢寺休焉是日端
午僧具伊蒲作供肉黍藜漿別一風味寺門巖上有
飛來羅漢云自漳州附海舶來飛上山化爲石漳僧
就崖取之夜復飛上乃止峰頂誦經巖云有童子棲
焉經聲隱隱雙髻峰兩玉笋屹立天際芙蓉峰翠石
駢聚如千葉花房獅子鼻於懸崖上透兩孔勃勃欲

遂初堂集

卷之十三

三

撩天也寺旣幽靜而雨連綿不止遂畱信宿小霧過
能仁寺觀燕尾潭瀑不高而甚壯落處有巨石當之
遂岐分而下如燕尾亦異凡瀑戴辰烽火峰將軍
巖俱籠宿霧中此地無奇峰怪石而面勢宏敞土脉
完厚遂開能仁巨刹盛時至有田二萬七千畝分八
菴理糧役今乃掃地赤立院主漢梅經營二十年草
創一殿猶未就物力之難可知已漢公年七十健甚
赤脚導余遊龍湫溯錦溪而上溪純石爲底稜稜露
骨巖齧處水漱之潺潺然溪盡一巨峰當路其高蔽
天如修羅舉手欲障日者剪刀峰也峰頂裂爲三其

旁出者鋒銳而微曲凡兩裂痕一見則一隱皆隱則
峰橫如帆復名石帆帆隱則峰直如柱復名天柱八
面皆奇者唯此峰與靈芝耳入谷則削嶂橫天如入
甕腹是名鐵城水瀧瀧鳴澗中循澗行久之神寒氣
凜峭壁一轉忽見萬丈白虹從天飛墮迫而視之透
迤縹緲如烟如雲盤旋糾結而下潭廣可數畝瀑擣
之如轟雷潭水皆起躍人嘯呼則谷風應之水益壯
漂沫射人如暴雨驟至百步外衣裳皆濕瀑與嶂離
空懸無著放縱自如或直下如拋萬斛珠或橫灑如
垂一幅簾或倒捲如龍騰虬躍或迴旋如轉轂翻輪

遂初堂集

卷之十三

天

神矣哉天下未嘗見此水也書家言捉筆欲懸腕中
鋒則作字縱橫如意此瀑正以空行出奇殆如長史
醉僧生龍活虎他皆死蛇挂樹耳瀑右有水簾谷源
高與瀑齊作散雨飛下屑玉飄珠綏綏灑灑亦自雋
妙正如畫水不能第一去而畫火也忘歸亭正占勝
處觀不足亭兼攬龍湫天柱之奇惜皆無一椽詎那
亭尚存尊者像眼直上視瀑不瞬想見立化時也出
谷天益開朗左巖上雙孔豁衍名閻王鼻稍下一峰
翹首嶽嶽爲瑞鹿峰經瑞鹿寺廢址望千佛巖如排
萬笏如攢手管樹巖獨壯偉如枯槎秃栴磊砢千尋

道松洞在溪篁密樹中高涼宜夏僧亦不能久居也
緣錦溪過龍湫菴憇天柱寺廢且百年僅一茅蓬
雲峰上人居之常雲峰在寺後其高冠諸峰雲氣常
蒙其頂適晴明稜折盡見雲公能詩相對無俗韻日
暮別去仍返羅漢謀遊鴈湖湖在鴈山絕頂路久荒
塞僧皆言吾輩老此山無識鴈湖者荆棘没人毒蟲
塞路縱得至頂亦無餐宿處萬無往理獨漢公言崇
禎中吾師臥雲曾結茅湖畔吾以省師故嘗再至焉
粗識其徑必欲往者吾當導遊余甚欣躍次日天雨
余默禱於詎那尊者及龍湫之神願得一日晴會漢

遂初堂集

卷之十三

完

公遣沙彌自性持紙來索書余念漢公老不欲煩以
登陟問沙彌識鴈湖否荅云不識但春間太守劉公
欲往曾遣人焚林剪草當有徑道可尋願腰鎌以從
余益喜明日雨果止而山尚出雲余奮不顧策杖而
前自性爲導栢林及人瞻弟與二僕從踰東嶺折而
西北過石門寺基見諸山如崇墉堅壘開合雲氣中
大獅巖猙獰踞道右象巖盤臥在左望天貓聳首高
岡皆有生態過此山漸峻路漸荒又北上三四阜益
陡削無著足處攀石石走牽藤藤斷栢林疑路非是
沙彌言草樹有剪伐痕不誤也復賈勇而上過數巖

見山頂周遭如城意鴈湖在其上而城皆斧削壁立
無路可上兩僧先行撥徑折而東北久之自性却回
言道果不誤但險甚此去有三四削巖已難超越更
一大巖吾輩亦不能登也余言姑至絕險處必不能
上乃已復自力過削巖弟僕皆不能從至大巖則果
無路念已冒險至此必須尋湖落處以沙彌輕矯募
令先登得湖乃報余與栢林坐待之久而不還栢林
有憂色俄聞巖上大呼則沙彌還報言已得湖矣余
問道路若何荅言唯此巖難上過是卽平坦余遂盡
銳攀躋亦賴沙彌牽挽竟得上栢林復不能從旣濟

遂初堂集

卷之十三

三

險得平岡快甚道出孤隴上左右皆絕壑所見益奇
道旁多巨跡沙彌言此山羊跡也俄見羊數頭大如
鹿或白或黃叱之而散湖中鴈一羣見人冲天飛去
山頂道反平熟如有人往來藥草羅生垂手可擷新
培黃土數坑細滑如麵石上苔文如雲如花見一石
橫臥如倒大樹則鴈湖至矣山頂平處可百畝兩岡
隆起中微窪如硯受墨處爲湖湖有三四葑箬叢生
其中不寬而甚深總在數百步內水從兩頭分落舊
傳頂方十里其水四出爲大小龍湫者皆妄也山頂
皆尖突此反凹下如仰盂高山常乏水此絕頂乃有

數湖意必有天龍蟠伏仙靈住還非常人所得褻近也山巔望數百里內皆在掌中值天陰不能極目但見大地皆鋪白雲雲中特露尖峰如海中孤島四顧皆削壁直下千溪萬澗埋藏雲底但聞水聲砰礮天風海濤震蕩魂魄升崑崙而排閭闔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歸途飄飄然御風而行連下數巘見諸人如光音天人下地與凡夫共語也下山路尤險半憑沙彌肩以行所見奇巖怪石皆不知名薄暮抵石門急踰東嶺抵羅漢已上燈矣是役也微沙彌幾不濟葦路籃縷策勲第一贈以二絕令其可傳然天欲雨

遂初堂集

卷之十三

三

不雨路如迷不迷信有神助焉自羅漢至石門可五
六里石門至大巖可十里巖上至湖可四五里一日
往還亦不甚困程子言生平愛惜精力留此處用肯
哉言乎翼日漢梅雲峰來賀提栢林請還靈峰余意
尚欲遊靈雲寶冠古塔飛泉諸寺皆言飛泉路甚高
且無他奇餘刹皆無居人可無往余念旣登鴈湖餘
亦可略獨眷眷大龍湫不忍別乃復邀雲公從華巖
嶺過溪再至龍湫雨後初晴諸峰巒皆如新沐瀑水
益壯盛且有風人行谷口卽沾飄沫瀑大數十圍強
弩十萬跳盪無前霧滾颺馳人不得面瀑立趨忘歸

亭畔側視之水橫掃過潭十餘步如相擊者循潭右倚巖仰視見瀑落巖端時卽噴出二三丈乃下墜如釣竿垂絲非因巖腹縮入乃空懸也雲公言瀑源甚遠龍湫背上故有白雲菴菴上尚有一重瀑奇勝視此名上龍湫湫溢爲澗澗盡處有石檻截之水怒甚自檻躍出故能橫噴若此又言瀑變態至多風或舉之使不得下或拂之使斜飛或颺之出谷不知所之日照之或作五色粗水膠之或作百層塔神哉水之變乃至此乎巖腹有張環唐張中苗振常鼎諸人題名余立湫內向外觀瀑適見之鴈山頗多先賢題名

遂初堂集

卷之十三

三

南碧霄洞有三四十行最古者有開元二年太守夏啓伯到山建寺云云今人都不省錄輒欲作志亦已疎矣問龍湫背路云從道松洞上數里方到白雲菴久廢此路遂絕他如靈巖頂上尚有石梁石室溫泉劍鋒泉南北閣有石佛散水崖之勝俱未及到遺恨尚多獨鴈湖千百年遊客無一二到者余乃登巔造極差足快耳余觀天下山水莫佳於浙東浙東山水莫奇於鴈蕩凡山皆橫鋪而鴈蕩之峰獨卓立凡水皆著石而鴈蕩之瀑獨空懸他山土石相半而此山純石不帶沙土他山雖峻猶可攀登而此山笋抽壁

立可望不可上他山奇峰秀壁多不過十數而此山
千圭萬笏不可勝名他山所擬物象約畧似之而已
此山乃如刻如塑他山佳處皆的然暴露而此則深
藏谷中外望若無奇者他山一覽意盡而此山揆之
無窮玩之不足四荒而外不可知若中土奇山故當
推此爲第一矣乃遠者旣夢想而莫到近者又忽畧
而鮮遊村樵野衲日對而不知其奇使節輅車涉獵
而難窮其奧是固有待於好事之搜剔與文人之品
題者也旣返靈峰雨復作爾五六日追憶所見各系
以詩仍詳述爲記貽諸同好或可當臥遊云耳

遂初堂集

卷之十三

畫

遂初堂文集卷之十四

遊南鴈蕩記

南鴈蕩在平陽西南去甌郡治可二百里僻遠荒塞遊人無至者余披志乘言其奇勝與北鴈蕩等復鼓銳往遊焉以六月十日出郡南門登舟再過仙巖觀梅雨潭瀑布雨後壯大十倍遂盡其奇至瑞安過飛雲渡易舟抵平陽肩輿至坡南復舟行過荆溪見一山橫亘十餘里怪石駢列其巔如笏拱如劍削如花簇萼如芝承蓋如魚鼓鬣者烏佛首者鐘臥者鼓懸者夔鼎敦盤錯然陳列者迤邐不絕至前倉之鳳巖休於西寺從寺後登

遂初堂集

卷之十四

一

山山石皆零星鞅泊如堆壘而成或頂附而腹離或肩倚而股跨中空處皆可盤旋人行石背水鳴石底山半兩巨石相倚微撼之輒開徐而自合鏗然作聲是名動石其他磊砢者悉不知名此山別爲一格與天台鴈岩都不類類兗州之嶧山惜在僻壤人見者希土人亦不甚賞譽也由前倉復易舟候潮長溯北港而上六十里至水頭行未半望見連山峭拔有鸞鷟鳳翥之勢不問知爲南鴈山矣一峰絕高而銳曰蒲尖石筠禪院在其麓趨就宿焉清溪數折平疇百頃居民十數家藏澹篔簹樹中雞犬聲絕鐘梵出焉梧竹交陰淨不可唾禹門

禪師主之掃石烹泉蕭然相對令人有遺世之想
詵山中諸名勝則寺僧皆云路封閉且一二百年
悉不知所在唯仙姑洞可遊亦須裹糧以往乃覓
肩輿行僧徹菴爲導沿溪而前溪旁斬崖千丈寸
寸作劈斧皴丹碧相間如古錦危棧一線下臨奔
湍令人目賞而股慄前至吳山溪益澗水益駛積
雨瀑漲飛流直掃箭激雷轟假筏以濟習流者難
之又前二三里得稍平處乃渡隔溪見峰巒多奇
狀僧指之曰白巖曰火燄坐筏上見一峰高處有
洞通明不知於志乘何名也旣渡溪見石笋三五
駢立中高而旁殺一穴中

遂初堂集

卷之十四

二

通名石屏風殊不稱易以筆架或差肖耳稍前一柱
矗立端圓削成爲石華表又前削壁臨澗飛泉迸下
如露珠名撒水巖自是奇峰夾澗林立澗東爲仙官
峰爲觀音洞爲龍角象牙諸巖澗西爲天柱獅子鼈
頭犀角諸峰爲仙姑洞爲大小石梁仙姑蓋宋時朱
氏女子辟穀居此者洞高廣如夏屋屋隅有泉一泓
不盈不涸洞左復有一洞如曲室室後窈黑處如入
牛角深不可窮前臨斷崖見澗東諸峰無名而秀異
者甚衆旁有月窟栽容一人引首外望偃僕自窟出
梯石攀藤數百步出小石梁下登大石梁之巔則諸

峰如一林春筍皆在足下矣石梁兩峰千尋對峙下
開上合宛如天橋空明廣濶俯臨無際天台之石梁
正以瀑爲雄以狹爲奇耳壯麗故不逮此也洞棲一
僧曰幻臨訊之乃吾邑人飽叅諸方迹迹來此跌坐
不出訪以梅雨潭玉簾瀑大小龍湫藤道懸樓諸勝
茫然不知僅指西南一峰曰玉女亦不知是否也南
鴈山連綿三四十里諸奇勝皆在溪輿處此僅得十
之一二余初意欲窮搜幽討直登明王峰頂一觀鴈
蕩如北鴈故事乃問諸士人士人不知問諸山僧山
僧不曉問諸村民村民莫余告者豈天之未欲發露

遂初堂集

卷之十四

三

此山耶何錮之深也然自吳山至仙姑洞三四里間
秀巖巧石鬼劃神鑿實不減北鴈淺者旣爾深者可
知圖志具在往哲不誣因一巒而思全鼎因一斑而
求全豹世豈無勇健過我資力過我剪叢芟荒一洗
此山真面目者余幸未老此生或能再至清泉白石
實聞斯言

遊玉甌峰記

旣遊鴈蕩已人多言玉甌峰之奇復裹糧往遊過斤竹嶺芙蓉村凌山絕海可百里至樂清縣泛小舟盡日行清溪中平橋矮屋老樹蒼葭宛如溯餘不遊畚盡也遙望羣山岸峿競勢中一峰挺然孤秀拔地造天層累周圍石色正白是名玉甌舟窮處爲白石村謝康樂行田嘗至焉居民數百家流泉當門白雲在牖雞犬桑麻迥非人境緣溪行二里許至疊石巖奇石林立有夔絲牛軛連珠諸潭並渟泓湛碧望之如煙西折入谷中石皆銳削上指名火焰巖又三四里

遂初堂集

卷之十四

四

折而北抵玉甌之腰則見斬崖一帶橫亘如城城上復疊兩重城漸隘至頂下層望上層嘯呼相應然陡絕不可登須繞出山背盤道紆迴四五里乃得到循山脅行仰見石壁皆大青古綠裂電崩雲至山正北則屹立萬仞一斧削成如毘盧佛身高百由旬從背後望不見其頂不圖山之怪偉有若此者山無瀑而有大小飛泉並從巖巔飛下如飄雪花如撒珠顆從風翻灑乍左乍右人立其下俄而撲面霑衣俄而注目無見靈妙不可思議山頂有玉虹洞一洞中分爲二天然石壁界之深廣各二十餘丈面勢旣極宏敞

而石質瑩白如琢玉截肪他未之見居地最高畧無
隔礙極目蒼然天海雲三相混合夜見星文自天屬
地如垂一面簾天下奇觀也曉觀日出尤佳適陰翳
無所見洞本白猿所居宋時李少和真人祛而有之
遂爲道院故亦名道士巖其後院廢而僧居焉然以
高寒難運物亦不能容衆西洞有真人像遺蛻在其
下旁有泉一勺不涸不盈湛然常住名不流泉亦異
迹也洞背爲山絕頂平廣可數十畝產茶絕佳有澗
在中石如芝臨澗上有石室可憩息須截竹爲蜈
蚣梯乃可上從僧索梯無有乃止出洞循山後故道

遂初堂集

卷之十四

五

西南行得危嶺如馬脊者上而復下至白龍洞深狹
如舟內有二潭龍所宅也僧築層樓居之臨望絕曠
此洞與玉虹爲鄰而削壁間之非繞山一匝不可至
遊人過者益稀矣從危嶺南望十數里間峰巒秀絕
圖志所載有石門天柱大小百丈諸奇勝揆之彌日
不窮而道久荒塞天復雨竟不得至有遺恨焉夫鴈
蕩千巖萬壑盡態極妍然未有十數里一巨石卓立
天心如玉甌之雄特者靈峰碧霄諸洞雖巧然未有
瓊樓玉宇臨望無涯如玉虹之高曠者不觀於此烏
知化工文章之大哉此山旣奇而溪流曲折一往幽

潑綠淨空明尤可愛翫山水俱爲人間第一白石村
人日在洞天而不知吾安得託一椽以終老也

遂初堂集

卷之十四

六



人日遊鳳天而不知吾安得託一椽以終老也
劉翥翁詩本可與諸山水地而人間第一白石村

遊仙巖記

東甌諸山多連綿相屬惟大羅山巍然特起枕海帶江別標靈秀其西麓一支爲仙巖道書所云天下第二十六福地唐司空圖宋姚揆皆有銘陳止齋嘗讀書焉三潭二井之勝聞天下余以六月初往遊泛一葉舟出郡南門循溪行過白塔帆遊漁塘諸村落平田淺渚絕類江南至巖麓見古塔曼雲林篁鬱茂則壽聖寺在焉山門榜曰溪山第一乃朱晦翁書寺故唐刹有大中時陀羅尼石幢尚完好殿宇久廢濟宗天目禪師鼎新之宏麗可容千僧爲甌江首刹天公

遂初堂集

卷之十四

七

雲間人道風高秀一見傾倒策杖導遊登翠微嶺夾道虬松千株巖壁峻峭削玉色如古銅出土俄見雙巖對聳窘蠢岸容類龍領鯨牙飛瀑自其中出轟然注潭中高不過數丈而石稜層折水數跌而下噴薄如散珠潭前巨石圍之自石罅入立水際如在甕中寒風襲人飛沫濛濛常若梅天細雨故名梅雨潭惜水不甚壯未盡其奇潭外石崖空中名通玄洞崖背有亭曰尋壑又一亭在西壁曰快亭皆與瀑對潭水溢出甚湍悍股引爲水碓者三四其下流徑三姑潭疏爲曲水作亭臨之曰流觴高下錯落如圖畫也從

快亭西上百餘步有巖如屋爲止齋讀書臺又北上里許觀雷潭石裂成澗屈曲如龍形上狹僅數尺而下嵌空廣三四丈臨崖俯窺窅黑無底潭沉沉如玉缸盛油凝而不動轉巨石投之聲鬱洪中久而後出砰訇作雷鳴真石破天驚矣龍鬚潭更在其上里許遙望匹練懸空冉冉飛動日暮不得至返寺宿焉與天公露坐清話夜分乃寢天公亦酷好山水聞余曾到鴈湖爲之色飛因言錢倉動石及仙姑洞石梁之勝余始有遊南鴈蕩意須還郡裹糧而行晨出寺右謁止齋祠過王氏園數奇石屹立苔紋如古鐘鼎名遂初堂集

卷之十四

八

積翠峰峰下瀦泉爲池臨池有樓翼然蓮葉田田楓杉交蔭休夏無宜於此者恨不能旬日留過虎溪橋與天公珍重作別攝衣登舟一步一迴首也

再遊仙巖記

從仙巖返郡亟求南鴈志觀之心豔其奇決意一往會連雨計梅潭水必甚壯而天公屬爲脩塔疏文已就欲手致之因復至仙巖天公適往寶巖首座太虛出迎遂上翠微嶺道旁細流皆天矯與人爭路確磴間水悉湧雪翻銀坐筇壑亭則金鉦鼉鼓之聲震耳飛沫飄蕭著人清晝無風而潭內水勢搏激自然生

風迸出谷口濺珠橫射淋漓如驟雨衣襦皆濕瀑澗
二丈餘噴空直下石稜皆沒不見潭水滾滾如潮頭
極奔騰跳蹙之勢此瀑不甚高而勢險節短如鉅鹿
麀戰勇氣百倍又潭口偏仄外高於內水不得驟下
故鬱怒盤蹙而爲此奇也僧言昨日水尚壯人立亭
上如在霧中今勢稍衰然城中人來亦罕值此者客
子得縱觀固大快太虛挽余上寶巖余請待歸途遂
別去

三遊仙巖記

旣遊南鴈歸至瑞安念太虛之約不可忘也買舟徑

遂初堂集

卷之十四

九

至仙巖昏黑扣門天公聞余來喜甚燒笋晚飯言寶
巖夜坐尤勝明須襪被以往寶巖在羅山高處有洞
深曲人無到者十餘年前僧避兵始見之天公愛其
巖壑幽絕稍加開鑿營精舍焉旣自標以十景復屬
余遇峰巒佳者輒爲立名從仙巖過石門坑踰數嶺
見一峰當谷口圓秀如髻頂名之爲華鬢峰澗旁削
壁嶙峋色如潑墨者爲削鐵巖橫崖十餘丈上層覆
下層如茵褥垂簾外者爲覆雲坡巨石屏立苔蘚綴
之如蟲書者爲苔篆巖將至寶巖石壁對峙舊名石
門有洞方廣如丈室兩石交疊爲簷者曰下巖白仄

徑上有洞周圓如閣曰中巖又有洞軒豁盡見諸山曰上巖巖石外黑內白雜嵌細石如水晶明瑩有光故曰寶巖三洞宛轉如旋螺天然奇妙天公復運巧思鑿空架險疏泉剔石佐鬼斧之所不逮結屋不多而冠崖跨壑極映帶之致下巖中巖甚與而上巖甚曠前有石臺臨望無際於眺月尤宜掩關面壁莫佳於此爲大書寶巖二字鑱諸石壁巖旁奇石林立天公名之曰青蓮瓣曰石燄曰獨秀而正東一峰高出雲表余名之曰摩霄峰攀藤而上里許至其巔白雲從東來風吹之如流水片片掠面過其斷裂者徐

遂初堂集

卷之十四

十

徐墮入谷中如落鴈亦一奇觀峰腰石壁白淨望如懸帛者四處偶過其下曼聲長嘯山輒應之既而人語則山亦語人笑則山亦笑人曰奇山亦曰奇人曰怪絕山亦曰怪絕人曰聲從何來山亦曰聲從何來大聲大應小聲小應因名之曰蒼響巖嘗聞閩中太姥山有仙樂峰人奏曲其上則山亦出曲聲相應此峰亦必爾爾空谷傳聲不意靈妙至此羅山有此奇千百年無知者待余而發茲來爲不虛矣峰背石筍多奇余窮摸之梯危棧而度有石如人醉而坐睡者名之曰醉翁如龜昂頭者曰仰天龜聳而峙者曰鼇

頭圓而伏者曰石鼓皆樵採所不到返至寶巖一
舉似天公謂鑿開混沌山鬼當夜哭也明日將還仙
巖天公先行余偕太虛恕方二僧及人瞻弟往尋羅
隱洞路過少林歸雲鏡菴諸靜室皆藏溪塢中絕幽
勝從歸雲東望見一石人立絕類北鴈聽詩叟鏡菴
道中見山頭立石亭亭可名玉女峰遙望東山頂簇
石如芙蓉名花萼峰四石駢立爲四皓峰一石孤插
天心爲天柱峰羅隱洞有上下二巖上洞尤佳小休
盤礴望見東北一帶峰巒絕秀問是何處僧言從此
十數里可登大羅山之巔四望無所不見余喜躍欲

遂初堂集

卷之十四

十一

往僧言天且雨余奮不顧遂飯於上洞挾蓋而行迂
道過石茅纂綠陰精舍誤亦復佳行里許出接石峰
下石高數丈濶三四尺薄裁數寸兩片層累中間斜
連處僅一線風吹可落不知何以卓立千古也又北
折入谷中兩山巔並多奇石初欲比擬物象不可勝
名乃已又東折三四里見平田茂樹籬落隱隱名秀
才泮云是唐劉冲隱居處望隔溪一山橫亘數里孤
懸絕壑是爲大羅之心色如染黛紋如疊波秀削龍
嵒名之曰橫雲障其巔奇石百千最傑異者一石側
薄而斜卷土人稱仙人屨靴不雅馴名之曰插笏峰

旁有老僧巖大類北鴈而危坐山頭尤爲孤秀又前
兩石丈偃偻相對名之曰二老峰皆高卓雲端與天
爲黨山盡一村爲盤臺閣休於民家老人年且九十
健甚問之木姓云是宋狀元木待問之裔更上重嶺
至箐箕尖上有墩堠設以瞭海是大羅山絕頂也環
山百里望如錯繡僧指之曰是爲甌郡城是爲盤石
衛是爲永嘉塲海安所及瑞安平陽諸山川皆如掌
中辨菴羅果而大海漫瀾一碧無際遠洲小島如魚
如艇不可勝數長風忽來驅雲如馬雨隨而至急下
山趨盤臺閣則淅淅濕衣望諸峰皆如新沐過秀才

遂初堂集

卷之十四

十一

洋取別徑還仙巖嶺浚路滑左執蓋右策杖幸免傾
跌僧聞余從羅山頂下闔寺皆驚謂千萬人無一二
到也至暮雨益大竟夜如傾盆明午乃止僧言梅雨
潭水壯盛復倍前亟往觀之則三姑潭上石瀨中水
皆成瀑布洶洶雷鳴至尋壑亭則飛沫颺馳人對面
不聞語瀑流不復循壁玉柱十圍噴空直下如萬弩
齊發一潭皆銀濤鼎沸輪旋巖谷震動天殆鑿余三
至之勤故以一晝夜雨增長瀑勢俾得窮極變態也
耶復躡磴上雷潭瀑流亦怒潭中滾滾浪動投以小
石爲水聲所奪絕無聞運斗大石擊之始作聲轟然

震天猿鳥皆駭慄龍鬚潭前者遙望而已茲欲迫視
之涉狂瀾攀危石乃至其下潭水正方石壁宏敞受
瀑處澗可三丈餘瀑注之皆滿碎裂作百千條披拂
而下故名龍鬚言黃帝乘龍上天髯墮水中者妄也
梅雨潭壯猛雷潭靈怪龍鬚潭濶大三者各臻其妙
皆天台鴈蕩所未有始知水石之變不可勝窮也循
雷潭而下爲黃帝池煉丹井三皇井並一水灑注所
成澗路幽寒巖石欹削人亦罕到矣昔賢有言人生
不遊鴈蕩不如無生遊鴈蕩不數過不如無遊余於
鴈山固未能再至也今仙巖乃獨三至焉每至而所
遂初堂集 卷之十四 三
得益深由皮膚而骨髓由藩籬而堂與雖於大羅全
體未盡而仙巖面目庶幾見之天下事不可以少得
而遽止獨山水然乎哉天公曰子之遊進乎道遂書
之以爲記

遊仙居諸山記

台郡六邑仙居最爲僻小從來遊人無至者余自溫
返台閱圖志見有麻姑巖方巖景星巖諸勝訊諸郡
人皆言無他奇約客同遊至期輒以事免乃呼筭輿
獨携一僕往以閏月十一日出郡城西行二十里至
三江渡踰大嶺嶺頭有三大佛皆鑿石爲之及肩而
止頗殊特前抵塘頭乘筏渡溪緣山行可二十里宿
象龕之安禪寺寺在淩塢中松篁四圍鐘魚清杳明
晨越嶺南行數里望見麻姑巖數巨石磔立山巔如
鳥爪中一石端如藥杵孤插天心古松數株蟠絡其
遂初堂集

卷之十四

十四

上不知何代物也巖下僧松白導余遊洞宮洞宮者
古凝真宮在括蒼洞前洞深廣可容千人是道家第
十洞天有奇篆六大字刻石存焉唐宋時觀宇甚盛
今廢爲僧居尚有葛仙翁像洞前三層樓甚宏敞對
面崇山亘天云是括蒼山之一支首起縉雲而尾盡
于此也洞無他異而峰環溪抱泉香草靈故是修真
佳處去遊方巖踰嶺卽見天半一峰削成四方儼然
金城百雉謂舉足可到乃愈趨愈遠二十許里始造
山麓審視始知山非削壁一片乃無數石筍攢列成
城如排簫編笙駢拇枝指大勢均齊而尖圓秀穎各

自出態萬仞削立不可階梯從旁嶺紆折而上三四里始至峰腰暴雨至休于民家度不可宿笠而跣行所見益奇峰勢皆如虎牙犀角競銳爭猛瀑布自其罅落一一如大小龍湫等常磴道中皆白波激射杖撥怒濤中得石措前足定乃進後足雲霧晦冥林木蒼鬱殆非人境如是三四里乃升山巔則豁然平曠如在原陸隱隱聞鐘魚聲又過一岡隴下就窪陷處乃抵寺門則已昏黑矣洗足更衣與院主完履茶話謂淙山雨夜遠客扣門亦開山來希有事也院在宋爲護國寺久燬于兵雪竇之嗣湛菴結茅居之完公

遂初堂集

卷之十四

五

繼席漸成蘭若山頂寬廣與台郡城等有田可耕有池不涸可以避世如桃源仇池在半空中也然山勢險猛峰巒錐削如千矛萬戟有五臺四門一人守險千人不得上方國珍資以爲亂其後山寇數數踞之佛刹旣興化虎嘯爲獅窟福利爲不少矣質明雨止周遭登眺山巒體勢之奇於此而極天作高城頓諸空中四面方等大巧若拙一奇也連山環抱一峰在中單抽獨立毫無倚傍二奇也聯千笋爲一笋排萬笏爲一笏淮陰用兵多多益善三奇也四面皆削壁純石無土山巔反開平洋純土無石鑿劃之極反造

平淡四奇也石色砂紅銅綠蒼黃班駁天然采繪自
發淡古五奇也意者開闢之初巨靈狡獪畢技竭能
以效奇於茲山而惜乎人見之者少也登山自西北
隅下山自南面道益陡峻如縋城垣直下六七里乃
至地有聚落名朱溪溪水暴漲褰裳過之其深沒膝
西踰土姥嶺上石人嶺山高而徑僻盡日不見行人
下嶺數里至田洋山水益幽勝清溪自南來折而西
去飛濤奔湧翻銀躍雪類橫鋪之瀑布兩岸奇峰夾
立裂麻大皴並是鴈蕩家數行徑緣崖傍溪如在棧
道林嵐濃厚澗路蒼寒不聞雞犬但聞水聲砢砢乍
遂初堂集 卷之十四 六
遠乍近如是十餘里乃抵師子洞洞在隔溪渡口正
當湍急處水滾沒腰兩輿夫牽挽以渡此洞高廣如
夏屋上下四方皆天然平正中繩中矩不假雕琢洞
上斷崖千尺如怒視張口獰龍垂胡怪石挺立十數
笏瀑布自崖端下如渴虹注潭中作風雨聲竟夜不
成寐月色入牕披衣起坐景色幽冷疑非人間明日
復渡溪循故道却行四五里折而南盡日行亂山中
踰谷嶼數里望見景星巖橫截天際如層樓排空奇
艷奪日上複嶺數重將謂已到乃尚在山半更磊石
磴二十四盤乃造山頂此山南北長而東西狹中間

微平首尾昂起絕類巨艘山脚四飛爲其橈棹不知
何仙造此天船閣雲海中爲遊戲也山前有大小鹿
頸山後有玉柱峰龍湫澗響巖摘星臺諸奇寬廣不
逮方巖而高峻過之巡崖四望見萬山連綿龍蟠虬
結不見首尾仙居縣城如一撮粟而側近如韋羌掛
榜諸山貢孟抱兒諸巖皆峻嶒聳特百態千形又方
巖所無也石奇禪師未住雪竇時結茅於此湛菴續
有締構會山寇王廷棟踞之作亂圍困彌年乃下寺
燬而復葺今湛菴之嗣應五主之見余至亦大驚謂
三十年來未嘗見此客也余顏其室曰萬山在下贈

遂初堂集

卷之十四

七

余方竹杖一枝而別從西北麓下山至平地三里許
得水簾洞洞在覆鐘山之足廣五六丈瀑布懸於簷
端亦從空噴出烟飛霧捲恍然復見大龍湫但恨其
短而此上更有懸瀑兩層則甚長第一層落處在萬
仞岡頭遠望如銀河三折傾跌而下高敞明豁數舍
外皆見之是亦瀑中之豪而僻在荒谷世無稱焉物
固有遇不遇也又西行三四里見正南諸峰奇甚一
一拔地摩霄如笋如筆土人率不能名僅指一端圓
者曰飯甌巖折入西崦寺寺甚幽峭奇峰環立者八
九皆鵬鸞豸立僧亦不能盡名從此而南卽韋羌山

多奇蹟崖上有蝌蚪篆文甚欲往觀而僧言地無居人又西去三四十里有萬竹山景鳳巖之勝與人僕夫俱疲極不能往遂自田頭取官道至仙居城信宿仍過塘頭自箬溪乘筏順流而下溪甚清駛兩岸山脚插入波中俱玲瓏可觀而象鼻巖最奇一山盤踞如臥象象首垂一石梁空行屬地真如鼻然石之肖形乃有若此者然非泛水不可得見又下爲小海門兩岸對東澄潭涵澗如鴈蕩之石門潭月夜泛之應更佳絕舍筏而舟更下三十餘里達於郡城榜行迅疾左山右林顧盼不給矣原仙居所由得名固以山

遂初堂集

卷之十四

文

巖靈異林水清幽宜爲仙靈所窟宅乃彼地既少聞人四方之賓又絕無至者遂使奇蹤異境闕而不宣王太初最名好遊足跡及於峨眉點蒼而百里內家山竟未一到他人復何道哉余也不徇名不因人率意獨遊唯奇所在故天台鴈蕩之遊人所同也仙居之遊余所獨也天台幽深鴈蕩奇崛仙居兼而有之余始見石梁瓊臺不謂復有靈峰靈巖見靈峰靈巖不謂復有玉甌見玉甌不謂復有景星方巖信造物者之無盡藏余益不敢輕量天下山水矣

遊西洞庭記

吳中山水莫佳於洞庭而西山尤勝他山之秀在巖壁洞庭之奇在山根水小耗則奇小露水大耗則奇大露往歲余嘗遊焉未盡厥勝去冬迄今春久不雨山根盡出余數數訂友人同遊多負約乃擬獨往會山塘宋雪谿顧仲文奮請偕行遂以二月廿八日發閶門過楓橋訪勞在茲則已先入山矣放舟抵胥口日已西傾適風便張帆徑行屢膠於淺溪更抵東山之麓昏黑不辨港汊輒艤舟湖中藉濤而寢終夜有聲質明微雨雨止登岸循橋社觀蜺子泉遊華嚴寺

遂初堂集

卷之十四

九

寺久圯夔翁和尚始修復之爲豪右所尼功未就居僧寥落而庭宇無塵繁花在樹澗松茂竹不聞雞犬真清修佳地也有言諸巨室多新治園館華整可觀余懶謁主人一不往欲從翠峰法海登莫釐以陰晦不果念東山無他奇決意西邁次日爲三月朔天晴風便揚帆過余山遙見西山崢泓綠緝巍然尊高而東山長圻一帶插入湖心如人褰裳欲渡者然舟行兩山中應接不暇頃之抵鼉山西山之東北支也產石皆秀潤石工斲取爲碑版殘毀無足觀稍南一支爲龜山山椒村落名後保余與兩生步行訪勞生可

三里許抵崦上在茲出迎歡甚其尊人老而強健出
三杖授客而自負手爲客導遊時殘梅未盡而櫻桃
花盛開取仄徑行籬落間仰餐玉英俯踏香雪恍然
兜羅綿世界矣可三里許至天王寺寺前有曲澗臨
澗一菴甚幽雅試欸扉小憩則余舊遊地也不到十
五年矣入門頓憶往境主僧名字面目房中某幅某
聯不假思惟一時湧現藏識含攝多生不忘此其驗
矣主僧爲含十璞公一見喜甚開篋出余書扇宛然
如新遂同入寺訪葛洪井觀梁時古柏柏枝於風
幹挺立鐵色嚴毅可畏往時遠寺長松千株皆不存

遂初堂集

卷之十四

辛

新栽者短而茂密風戛之叟叟然暮還飲於勞氏遂
宿焉翼日舍師晨至導遊碧螺峰峰高百餘丈自巔
及趾奇石錯立如百千猿猴連臂下飲如萬馬羣戲
跳蹙奔騰大抵一石各具一態往年見有若堂隍者
若牀榻者若硯山者坐臥其間竟日今尋之粹不可
遇此峰秀甚在大道旁土人無稱焉遊人率耳食啖
名至者亦絕少余謂西山之不臨水而奇者惟此峰
獨也緣峰南行得橋香菴菴爲同岑禪師棲隱地茅
屋數楹環植梅杏橙橘數十本目不絕花口不絕果
同師樂之一坐十六年忽爲嘉禾人拉去主楞嚴遂

使山中無禪宿無詩僧清泉泚泚若寄聲招師歸也
去菴數百武有大欒樹古藤纏之自本及梢重重旋
繞如蛇蟠虬結亦他處所無稍南出後保復花圃
中行二里許至洞山林屋洞存焉入林屋有三道西
爲雨洞南爲場谷洞又南爲丙洞場谷洞如溝丙洞
如圭竇皆道塞不可入雨洞門如覆甑不屬地者尺
許窺之窅黑沮洳在中以未備遊具姑舍去循崖行
歷場谷憇無礙菴觀曲巖屏巖石多怪偉有削壁高
數丈作奔雲蹴浪之勢者使在他山皆絕境矣宋人
嘗禱雨於此石上多題字惜無拓者清泉一道遠從

遂初堂集

卷之十四

三

毛公壇來縈絡山麓石不雨而潤樹不漑而滋一花
一草皆作藥苗香也南出半里許至鎮下山中一聚
落也余舟已徙泊焉詩人周覲侯隱居於此偕在茲
訪之遂拉以登舟無何抵石公石公在西山東南隅
山盡矣一支隴透入湖心別聳一峰如蓮花其莖北
屬餘三面並覆水往時山根沒於水路在山腰今水
涸可環麓而步也自右掖下穿巖竇行爲石梁內倚
削壁外臨奔濤懸棧飛渡爲盤龍洞宛轉通透類蛟
龍之所盤旋石光潔如玉而作龍鱗細紋若孕龍於
石龍去而胚胎獨存者不可曉也沿湖行至石公石

嫗可里許奇石無慮萬計大率皆空中多竅水漱水
淫肝膽揭而花房拆石公石嫗二巨石也作人形偃
僕相向舟行呼之則應水際有石坂可坐千人仰望
劍樓削成四方如巖城如高寨氣象雄傑驚濤拍天
而來至此帖伏有似大將擁中堅過侵軼者樓高百
餘尺有隧上穿故名風弄又名一線天摳衣而登條
達峰頂如從井中出登天也維時夕陽西沉返照射
湖懍恍眩曜惜月未生明不得並觀東西出沒爲奇
耳下有精舍啜茗小休下觀雲梯聯雲嶂皆峭壁屏
立作劈斧皴迥非一拳一笏者比夕光洞面西觀落

遂初堂集

卷之十四

十四

照最宜歸雲洞故有奇石當洞口如雲之將入今爲
俗子鑿去以廣其洞頓失舊觀日暝下宿舟中明晨
訪秦山人存古登王氏明秀閣遂爲龍渚之遊放舟
過石公折而西過楊塢明月灣居民皆背山臨湖粉
垣碧瓦與丹葩綠葉相錯如繡又西渡銷夏灣灣在
一山正南北枕縹緲峰東爲梭山西爲龍山兩支嶺
環抱其不合者蕨澤筆三山爲之案積水渟蓄自爲
一湖廣輪九里蒲荷菱芡之植具焉東西蔡圻村在
灣中雞鳴紅樹犬吠白雲仇池桃源不是過也龍山
之足爲大小龍渚石皆旁挺側出如戈椿如槩橫如

爪搏如角抵以與衝波怒濤相扞敵而大龍一石昂
首崛起奮鬣揚睛有傾湫倒岳之勢人雖忌而殘之
奇氣故在也山崖爲水所齧皆內削如頤雷水居之
則魚龍窟焉百怪潛焉水落而鱗屋珠宮皆入步履
從大龍而西循崖行石益奇如象垂鼻如蝦出鬚或
鼎足下承或蜂房倒挂或水際途窮一石橫度靈境
豁然或石罅逼仄一轉寬平別啓堂奧至所謂龍門
石壁者則石屋洞開柱礎屹立可策杖而行可布席
而飲視石公盤龍洞宏敞不啻數倍而石紋作龍鱗
則同又一石號小洞庭者片石耳迴環起伏具有七

遂初堂集

卷之十四

三

十二峰之概又前爲釣魚臺爲石佛寺下瞰湖光百
里無際湖中小山八九纍纍碁綴湖外遠山數重與
天連碧舍公言石蛇山甚奇而人罕到盍往遊焉遂
復放舟而西三里至焉山在波心登之始見太湖西
面之雄澗山巔文石爲石工采之垂盡惟水際者無
恙石奇秀不及石公龍渚而甚怪偉遠望之如猛獸
奇鬼槎枒突兀斷崖削壁斧劈雷轟巨石離立水次
偃蹇驚兀所謂芙蓉開花魚龍脫甲者彌望皆是西
麓有石磯插入湖中離岸數丈褰裳登焉臨流浩歌
有濯足萬里之想臨望之曠於是爲最日已西傾返

棹而東仍泊鎮下覲侯置酒爲主人余曰今茲三月三日也昔人遵水祓除有暢適若此者乎不可不樂飲遂飲至夜分而罷明日乃登縹緲峰向來登縹緲者必以輿余自度足力尚支三十里且有勞公杖在遂步行取道滙頭蔡墓銷夏灣可十里皆平坡又上至峰巔可三四里頗陡峻數休而後至此山絕類羅浮之飛雲頂尖圓如浮屠巔故四望無礙又山巔恒多烈風不可久駐是日一塵不動但春氣氤氳不能如秋天爽朗所謂七十二峰者未獲了了指數而陽羨吳興諸山亦僅彷彿見之至於湖波泱泱涵天浸

遂初堂集

卷之十四

十四

日三州廻環兩山橫亘所謂白銀世界中矗立青芙蓉者登此乃能收其全勢至於俯而下睇山之支隴四出則騰龍也奔蛇也村塢攢綴則博子也列簷也喬林平楚則帖地之一薺也高帆大舶則浮杯之一芥也手弄白日頂摩蒼穹何飛仙之足羨哉縱觀久之取道竹塢嶺以下頗崎嶇難措趾嶺窮至葛塢觀臥龍松相傳天鑿中物也全身作龍形而側臥石橋上偃蹇蜷曲畫莫能就又北觀沈氏墓古松數株其一株尤奇絕舉體結成一巨毬亦數百年物也山深不經兵燹古木至多近年因採木造戰船多伐去幸

而存者無幾矣又數十步得千株園故士夫家別墅以多種橘得名今爲精舍僧圓暉主之新構高閣出林梢殊有幽致晚仍飲觀侯齋燒笋煑葷佐酒出山居詩讀之令人不作出山想矣諸勝地遊畧遍乃決計入林屋洞觀侯爲辦遊具邀其鄰沈生導遊早餐後詣洞口脫常服衣短後衣著犢鼻褌曳草屨秉燭而進且預令具浴岳廟以待初入門高廣如夏屋屋窮處東北有隧道甚卑隘上下僅三尺許左右六七尺許須扶服而進下皆泥潦霑體塗足弗顧也如是者百餘步乃復得高廣處石乳倒垂作金碧色物類

遂初堂集

卷之十四

五

飛走之象仙牀仙竈之屬在焉已而復卑隘者四五步乃復高廣則文待詔題通仙處也所謂石鐘石鼓者叩之聲淵淵然垂乳狀益奇大要與張公善權相類而石質瑩潔勝之有圓正如松身如屋柱者挺立上承則他處未之見斯所謂金庭玉柱者耶度尚可前而蝙蝠聞人聲爭出撲人前導者火滅乃止選白石題同遊姓名而出復入其右支洞初僅一穴側身橫度乃如狹巷止容一人亦不能挺身行道無積水而中高如鯨脊騎之以行可六七十步巷窮見一洞口裁二尺許有石柱當中塞之可窺而不可進也

洞門右高處有隔凡字相傳爲徐武功書書帶篆體
凡字下轉筆已漫滅矣余復濡筆題左方而出方抵
洞門時聞砰訇聲類伐鼓者一通而止比題名時復
然將出時復然審之聲自內出或疑爲波濤聲及人
扣石鐘石鼓者皆非是得非仙家有約客至則以此
警衆歟抑將藉以表靈異也山間洞屋往往而有而
此獨稱爲左神幽虛之天且流傳玉書金簡及潛通
峨眉羅浮諸怪說蓋必有神靈司之覲侯言近歲有
村民金姓者闌入洞深處見清水一泓中有玉大士
像及銅龍數枚携之以歸復有如盆盎對合者六七

遂初堂集

卷之十四

五

堅不可開持斧鑿復入則一無所見見蟲蛇諸惡物
亟走出旣而大病白日見祟人有分取銅龍者無不
病仍送還故處乃已此雖近於齊諧諾臯之談然余
耳聞其聲覲侯目見其事又烏得而略之也已循故
道出則屏燭不用天光一線從洞口射入蓋始也背
之則暗今也向之則明耳出易衣浴於岳廟日未中
也去遊包山山有寺及毛公壇皆在林壑深處四山
圍合重重包裹故名包山云以鮑靚得名者非也入
寺松徑甚長寺門有古樹清泉景趣幽絕石幢對峙
有唐人書尊勝陀羅尼亦無拓者主僧柯菴爲平陽

法孫領衆數十尚有叢林軌範毛公壇爲劉根煉藥處道觀久廢故基爲里豪墓矣惟空壇獨存登之見衆山如屏一湖如杯丹井二清泉湛然有能結茅終成勝地耳薄暮仍集觀侯家計山中可遊者尚有東湖西湖資慶寺玄暘洞而角頭有三十里梨花半開落時人行其間上下皆玉雪最爲奇觀含公言更住十日梨花開矣以天氣向熱諸人未具單袷衣不得住畱以俟後遊遂以次日北發鐫石林屋洞門識歲月姓名而去余雅好遊足迹不下萬里飽見名山川若九華羅浮山奇矣不居水中洞庭鄱陽水大矣中

遂初堂集

卷之十四

辛

無奇山君山大小孤雖在水中而荒瘠無居人但宜遙望而已金焦形勢甚佳一拳石耳若夫以三萬六千頃之具區涵浸七十二峰於其間實於九域之間無兩而西洞庭周廣八十里居民無慮數萬家且山外有山棲山者忘其在水中中央湖內有湖濱湖者翻見四山環抱斯亦人寰之絕境矣且天下土之宜種植者大抵多土少石而石山多不毛今洞庭寸寸皆蒔花藝果而奇峰奇石又皆昔人所羅封羶裹甲乙品題袍笏肅拜者總之洞庭一大花園也石公林屋輩皆大假山也數十村人皆園丁也有此天造地設

之園池居之無禁遊之不窮而顧規規焉闢數弓地
累數片石曰吾園吾圃也不已陋乎茲地幸在吾吳
去城郭僅百里而人至者甚少卽先賢遊者亦多未
盡厥勝余此遊有數快適當水落時盡見山根一也
數日皆晴明無風雨阻二也來往皆便風不買山舟
無波濤之恐三也若夫碧螺石蛇人所不及遊隔凡
浚處人所不能遊蟠龍石梁龍門石壁人或不得遊
而余皆縱遊之意者瑰奇詭怪之觀天固蓄以供閱
散寂寞之人而非他人所得爭乎余之得乎天者厚
矣不可以弗記

遂初堂集

卷之十四

三

盡測測祭此藝百燒丹巖當水蒼靚盡具山財一也
去越嶺巒百里而人至者甚少卽先賢遊者亦多未
泉噴乳石圃吾園吾圃也不已陋乎茲地幸在吾吳
之園池居之無禁遊之不窮而顧規規焉闢數弓地

